

# 生活教育



半月刊  
第三十期

每月一日及六日出版

以養生  
學以明生  
團以保生

本期附：古色銅版紙精印「生活教育畫報」第十三號一張 不另取費

民國廿三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總發行所：北平生活書店

## 本期目錄

官論	生活教育的中心是什麼？——(三二五)戴自惟方與嚴
生活素描	狂瀾之下.....(三二九)王天子
阿秀的夢	.....(三三一)董 蕪
福兒	.....(三三三)仲 耶
科學新知	天氣變化的主因.....(三三六)白 桃
悲狂時的留意——防備維他命的消失	.....(三三七)陶宏輝
維他命的提取	.....(三三八)陶 宏
插圖	中華民族衰老之路 中華民族還童之路.....蔡 越
教學做報告	從求雨到抽水.....(三四〇)新 夫
救濟旱災	.....(三四二)尹孔敏
抽水機下鄉	.....(三四六)馬侶賢
我同抽水機	.....(三五二)韓 蕪
月夜閉樓	.....(三五六)張一濤
自從開工以來(三)	.....(三五八)戴自惟
團長教學做	.....(三六一)吳錦璋
行知行開談	中國頂大的學校.....(三六七)陶行知

零售每期 實價八分  
不折不扣  
外埠另加  
寄費預定  
全年二十  
四期實價  
一元六角

東風放牧出長  
坡誰識阿童  
多歸路轉鞭  
牛背上笛聲吹  
老因歌

依牧者自己的意思改  
宋德之幻想詩行和



# 論

## 專

### 生活教育的中心是什麼？

戴自備  
方與嚴

活到老

師到老

學到老

去年，我在鄉村建設（二卷十五期）上看到楊效春先生的誰是學生？，又在中華教育界（二十卷七期）看到楊先生的我們的教育一文，我讀了之後，我覺得，他的立言的根據雖是從「鄉村建設」出發，但有一部份——或可說是大部份——不啻就是為生活教育下了一個註解。尤其是楊先生的前文裏的幾個表解，我覺得是切要而且簡明，很有向生活教育同志介紹的必要。

最近，我和嚴在山海工學團的寅會裏以及每星期日「集合指導」的講演會裏，講到這個問題，研究到這個問題，我們有一小部份與楊先生不同的意見提出而將楊先生的原表稍加了修改；另外，根據我們研究所得又增加兩表。「生活

教育這個名詞是被誤解了」，在本刊創刊號裏陶知行先生是有了精闢的解釋。現在我們願再將這區區之見提出而求同志們的指教。

為着易於解說起見，這裏，我們請讀者先看表，然後再看每一表之下所附的說明。

第一表

人	學生（完全求智的人）
類	農工（完全幹活的人）

階級教育（教育與勞  
動分家）

人類，原來是沒有界線的，人類的生活，原來也是沒有界線的。但此表所告訴我們的是人類中間有了界線——人為的界線，虛假的界線——了：一部份的人類——學生——完全求智，成為私有智識階級；一部份的人類——農工——完全幹活，成為做工的勞苦大眾；這是現社會制度（包括了現今學校制度）下的教育，是一種階級教育。牠把教育與勞働分家，把整個的人類分成兩大壁壘！不是「生活教育」。

表二第

成年時期	人	兒童時期
(完全幹活)		(完全求智)

生與育教(育教段片)  
離隔活

人生是整個的，是不可割裂的，如果割裂了，就不是「生活教育」。這第二表告訴我們的是：一個人，在兒童時期為完全求智時期；到了成年時期便是完全幹活時期，這也是現社會制度下的教育，是一種片段教育。它把教育與生活隔離，把整個的人生割裂成兩大片段！不是「生活教育」。

然則生活教育是怎樣呢？

請看下表：

表三第

人	人	人	類
人	人	人	人
幹	幹	求	求
活	活	智	智

勞與育教(育教民全)  
一合圖

這表所告訴我們的是：在這裏，人類是沒有界線，人人

幹活，人人求智，不作工的配吃飯，不作工的也不配受教育。牠是把教育與勞動合一，沒有什麼階級可分，這是全民教育，新的教育，也就是「生活教育」。

全民要健全，就要人人都健全。

請看第四表：

表四第

人	活	到	老
學	做	到	老
到	到	老	生
老	老	生	生

育教即活生(育教人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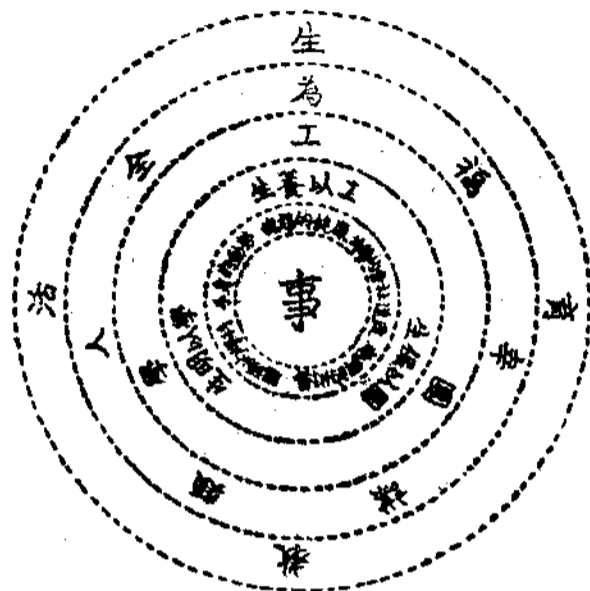
什麼叫生活？「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個環境裏生生不已的就叫生活」。人生就是要「活」——要「生活」。要生活就要做，就要學。「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不做，不學，就不是生活，就沒有生活，也就不能發生變化，自然更講不到教育了。因此，我們可以說：要做，要學才能「活」。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學一天。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這是全人的生活，全人的教育，整個的生活，整個的教育。不分階級的教育。這就是真正的「生活教育」。

育」。

實施生活教育的一條鞭的方法是生活法——教學做合一法。所謂教學做合一的「做」，是要在「必有事焉」的上面去用力。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生活教育的中心是『事』」。

請看下表：

生活教育中心表



我們做一件事，要合着我們的「五大目標」，要實行「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而集成一個有力的工學團，為全人類謀幸福的「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是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幹的，不必有一定的方式。有人說：「教育萬能；」也有人說：「教育無能，」這兩種說法都不對。教育是有機能的，只是不可看得太呆板。有固定的方式就是違反生活教育的原則。我們要曉得，在生活教育的原則下，「到處是生活即到處是教育。整個的社會

是生活之場所亦即教育之場所。」

為全人類謀幸福，是我們一個信念，但我們還要明白現實人類有兩種：一種是有幸福過多；一種是半點幸福也得不到的。幸福過多的人，又何必再要我們去為他謀呢？我們是要為在這全人類當中被人忽略掉的勞苦大眾謀幸福。我們並且還要在幸福享受過度的人那兒去拿一部份來，送給得不到幸福的人。說得切實些：就是我們要為勞苦大眾服務，做勞苦大眾的公僕；不為少爺小姐的老媽，不做少爺小姐的聽差。

試再以我們現在組織成功的紡織工學團來說：紡織工學團，就是一樁事。但我們對這樁事應該要用五大目標來做標準，看看他合不合於生活教育？我們可以這樣說，假使做工的時間超過八小時，就不合於康健的體魄。紡織是作工，是勞動，愈做愈好，愈好愈起勁，便合於勞動的身手。在紡織時而各方面都加以研究，從研究中而有進步，有發明，便合於科學的頭腦。質地美觀，色澤和諧，便合於藝術的興趣。出產品能「物美價廉；」方法能普遍的介紹給大眾，推銷自廣，並能幫助大眾經濟生活的改善，這便合於改造社會的精神。

還有，能夠生產自營生活，就是工以養生；能夠自謀進

步，有所發明，就是學以明生；能夠幫助大眾運用大眾的力量以改善大眾的經濟生活，就是團以保生。

紡織工學團初成立時只有兩人，現在不到一月，已有二十多個農友自動報名要來加入了。這可證明生活教育是可以

滿足人生需要的教育，工學團教育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教育。在生活教育的領域裏，有畢業年限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教育呢？有要這樣追問我們的，好，請你看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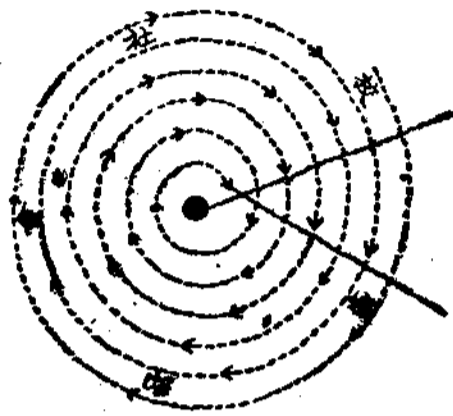
生活教育與定式教育比較表

(生活教育)		(年齡)	(定式教育)
進棺材才算畢業			
↑			
學到老	活到老	25	定式教育完結
做到老	做到老	24	
		23	
		22	
		21	研究院
		20	大學教育
	青年工學團	19	
		18	中學教育
		17	
		16	小學教育
學工團	少年	15	
		14	
		13	
	兒童工學團	12	
		11	
		10	
		9	
		8	
		7	↑
		6	定式教育開始
	幼	5	
	兒	4	
		3	
		2	
	團	1	
	↑		
		兩個細胞在母體裏成功一個有生命的東西的時候	

生活教育是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兩個細胞在母體裏成功一個有生命的東西的時候就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社會就是我們的學校，衆生就是我們的先生，也就是我們的同

學。牠是要人活到老，做到老，學到老。跟着生活教育而來的還須在這裏提出的就是「社會即學校。」我們怎樣把社會來當着我們的學校呢？請看下表：

### 社會即學校圖



電核團員  
(固定分子)  
電子團員  
(游離分子)

所謂「社會即學校」是什麼？就是整個的社會活動，都是我們的生活內容；整個的社會環境，都是我們的教育範圍。說得小而具體一些，譬如我們的工學團是在村莊裏辦的，我們要走的路便是：

(一) 整個的村莊就是我們的學校；(二) 全村的村民都是我們的學生也就是我們的先生；(三) 村民全部的生活就是我們全部的課程；(四) 村民生活中所需要解決之問題也就是生活教育應該解決之問題。照工學團現在的組織，一個大的社會就是一個工學團。工學團的團員有二種：一為「電核團員」，一為「電子團員」。所謂「電核團員」，他是在大的社會裏有着固定的生產工作的，是一種「固定分子」；「電子團員」，他是沒有固定的生產工作的，是可以常到團本部——一個工學團有一個團本部——來生活的，是一種「游離分子」。「電子」是應該跟着「電核」跑的；游離分子是應該跟着固定分子跑的，如是，乃能發現大衆現實生活的需要，乃能解決大衆現實生活的問題。

## 生活素描

### 狂濤之下

王天予

——一個農人生活的雜述——

「勤儉是無上寶藏」，曹得和一嘻開嘴，老會把這種意思吐出來；的確，他的處世，就是抱着這種態度來活下去的。別的不說，就是那一個壯碩的軀幹，一雙粗糙得像麻袋的手，一副紫黑的臉皮，露出幾條表示勞動程度的皺紋，都足以顯明他是一個勤儉而能攪幹的勞働者。

自從江北因為災荒頻仍，同時羨慕着江南的繁華，曹得和同着他的老婆，帶了三個兒子，來到江南的常州以後，起先是自己幫人家做長工，老婆幫人家做傭婦，兒子替人家做下作；(童時整年給人家做工的叫下作)過了幾個年頭，積得些錢，同時在地方上也認得幾個有田租給人的富戶，於是他就從長工變成佃農，搭起兩間低得好磚頭的茅屋，一起五個人，做着鋪滿希望的工作。他總相信：「勤儉是無上寶藏」。他不但藉以安慰自己，並且拿來勸慰他做得怨勞的妻和想躲懶的三個兒子。

夜還沒把世界交給太陽，疏稀的星兒還掛在天空雲着眼

請，曹得和就從牀上起身，叫醒了睡熟的老婆和兒子；拿着農具向他使用的田畝，使勁兒地工作。一直到黃昏和夜辦了移交，方才回家。他經常地這樣，在割麥插秧耘稻的時候，在經常工作時間上，還要加上臨時的緊張，督促着自己和兒子，偷着月光連夜精幹着作業。田裏比較空閑了，他不是在家裏做着零星的手工藝，像紮苕帚啦，編飯蘿啦……拿到別處去賣，賺幾個錢；就是把春箕掛上鼎足式的三根樹棒，背上肩頭，拿了耕種已失去能力的殘鋤，到附近五里路遠近的南宅鎮去把狗糞，在別處沒有或者僅有的時候。因為鎮上是野狗會萃之所，他總能滿載而歸。

天不虧無緣之人，曹得和的莊稼，沒一次不引起人家豔羨，「好收八擔啦！」在還沒割稻的時候，他老聽到這種使他滿意的說話。

時間是不停止的流着，田裏莊稼的價目，差不多漲了三倍；曹得和的收入，眼見得一年多如一年，茅屋多搭起三間，自置的田也有四五畝了。可是他們一家五口子，從沒穿過一件沒補釘的衣裳；尤其曹得和，春夏秋三季穿的和冬季單棉襖的那件青布衫，已沒有一塊是原來的青布。「勤儉是無上寶藏」，他現在的確算得個優越的農戶了，除掉多收的莊稼賺得些錢外，每年還有許多副產的收入，像養蠶啦，織

布啦，雞蛋啦，養豬啦……

滿意的希望之線，在曹得和的一家五口子心裏，拉得長長，尤其是曹得和自己。

世界經濟恐慌的洪流捲到了曹得和的五間茅屋，米從念塊跌到六塊了！麥從十二塊跌到四塊了！蒜呀，豆呀……沒有一種不打破幾十年前的紀錄向下跌價！曹得和也和別人一樣，重投入貧困的懷抱。「種田人要虧本啦」，這句話曹得和時時拿來掛在嘴邊；「但不種田又做什麼去呢？」接着他會發生這個聯想。

今年曹得和剛巧是六十八歲，比他小三歲的老婆頂着一頭白髮又跑到外面幫傭去了。據說是只好塗個嘴；三個兒子也去幫人做工；小兒子並且在春季一個人脫離了家，爬上那個聽到了叫聲使人發生一種不可名狀的遐想的小汽船。祇有曹得和還守着那三四畝拿來還租抵債都不夠的稻田，仍是別人都在睡鄉的時候起來，一直做到梟鳥在叫的時候才休息。希望之芽在他心底早已死去，然而他爲了生活，要吃，要喝，要穿着，不能不這樣工作着。

凡是到過曹得和家裏去催索或是經過那裏的人，都會看到一個白髮老翁掛着一個皺得像刀刻的縐痕的紫黑面孔，乾着背在那幾畝半荒的田裏蝸牛般的蠕動。

## 阿秀的夢

蓮·蕊

——故鄉的貧苦生活——

阿秀才六歲，就到了她的婆婆家。這是因為她的叔叔媳婦很精明，不願在自家的四個「賠錢貨」之外，再加上一個祇有半畝田遺產的孤兒。所以裝殮她媽媽的棺木下土的次日，就讓她婆婆領她回家。她婆婆是個全村聞名的鐵算盤，自然比阿秀的叔叔更精明。她領阿秀做養媳婦，是要一舉而三得。第一，她可以白白地得着阿秀媽遺下來的半畝田和好些舊東爛西。第二，她可以省下將來娶媳婦的一筆款子。第三，她可以教阿秀做點活幫家。

阿秀才六歲，重大的工作是打死她也不會做的。她婆婆就運用自己做養媳婦時的經驗，教阿秀做兩種輕便工作。白天，她教她拿一副竹篾，一個小糞箕，沿路去檢雞屎；因為雞屎是上好的肥料，比用大洋錢買的肥田粉還好。黑夜，她教她拿一團舊棉絮，一個棉絮垂，慢慢地牽棉線，粗粗的棉線，是織圍裙布的好材料。這兩種工作所得的利益固然是微乎其微，但阿秀每日食用所耗費的却更微乎其微。她早晨吃的是菜泡飯，不管是青菜泡飯或苣荬菜芋菜泡飯，總是祇見綠葉不見米粒的。她中餐吃的是玉蜀黍粉製的餅。那種粉價值

很賤，大半的人家是餵豬用的。晚餐，和早餐差不多，不過多加一些水分，薄些。至於飯，白米煮的飯，是專為金生（她未來的丈夫）和他的弟弟銀生吃的，阿秀祇能吃點偶而燒焦的又黑又苦的鍋巴。說到睡眠，那更是節省得很，祇用兩條薄薄的板，攔在豬欄上面，墊上一些稻草，蓋上一條破棉絮就完了。據說有一天早晨，阿秀醒來的時候，發見自己和豬睡在一起，却記不起到底是什麼時候跌下去的。

當西北風狠命地將樹枝上的黃葉捲走時，阿秀可以檢雞屎的白天時光就越過越短了。阿秀的手指又凍得像胡蘿蔔一樣地紅腫一樣地僵硬，檢起雞屎來動作就又慢又笨，但這並非阿秀偷懶。阿秀的婆婆偏說他是懶，要扣減她一碗食糧。阿秀祇好用哭泣來表示抗議，但抗議的答覆是連另外的一碗亦不准吃。

西北風好像是故意和阿秀作對；在樹枝上的葉兒刮盡後，又刮下了白皚皚的滿地雪花。白狗黑狗雖則很喜歡在雪地上打滾，公雞母雞却都很怕雪，躲在屋角不肯走動。這樣，阿秀就更檢不到雞屎了。

阿翠是阿秀叔叔的女兒，比阿秀大兩歲，所以亦比阿秀多計謀。她教導阿秀，到她叔叔家裏的雞窠裏去偷雞屎，祇要雞窠不看見，就沒有事兒。阿秀的婆家離娘家原來很近，



她可以用很長的時間相機行事，而且有時候阿翠又會代她將雞屎預先偷好，藏在門前稻蔭底下等她。所以雖則每遇落雪，阿秀總到叔叔家去偷雞屎，始終沒有被她的姘姘捉着賊。

但阿秀亦並不是絕對沒有過着快樂日子，一年裏至少有三天她是很快樂的。這三天就是叫做開秧門的第一個種稻日，六月裏的第一個割稻日和過年時的辭歲日。在這三天中，阿秀都有一碗白米飯，一塊烤豆腐吃。有時候阿秀的婆婆高興起來，還會加一段豬尾巴給她。阿秀總是把飯慢慢地放在口裏，細細的嚼，嚼出甜味來再咽下去。豆腐是光用舌尖舐，一直要舐到油味都完了，才小口小口地吃下去。這是阿秀的聰明處，她是要細細地嘗味這輕易難得的盛饌。不像粗笨的孩子們，看見好吃的東西就狼吞虎咽地向肚裏送。吃完了又眼瞪瞪地呆看別人的食物流口涎。阿秀的婆婆亦因此很誇獎她，說她將來一定會有錢積，從她的吃相就可以看出她不會做亂化錢的掃帚星，害男人一世窮困。

到阿秀長到十四歲的那年。她婆婆又添領了一個叫阿鈴的姑娘回來，預備給銀生做老婆。這叫阿秀真高興，她現在可以在家裏編草鞋，讓阿鈴代她上街去檢雞屎了。可是阿秀待阿鈴也很好，晚上有鍋底焦飯，婆婆吩咐自己吃的，她總

是偷偷地給了阿鈴。有時候阿鈴挨了打，頭上起了紅腫的傷疤，阿秀又會拿一張草紙，倒幾滴紹興老酒，代她貼在傷疤上；阿鈴哭泣時，她亦會想出幾句話來安慰她。種種的苦難，叫她倆相依為命，比親生姊妹還要親愛。

有一個熱天的晚上，阿鈴幫着阿秀在廚房裏做豆腐，她們的婆婆因為有點頭痛先睡了。因為不會吃飽夜飯，又聞着豆腐的香味，阿秀和阿鈴就同意要偷一點豆腐嗎。阿秀裝滿了一大碗豆腐，阿鈴拿了兩隻酒杯來代替調羹。俗語說越怕越有事，她們心裏懼怕，手就發抖，兩隻杯子亦就碰了一下，發出了叮噠的響聲。睡在隔房的婆婆偷偷地走了進來，一切都看清楚了。她氣呼呼地倒拿起一把掃帚，接連不斷地將掃帚柄夾頭夾腦敲在她們身上。阿秀被認爲主犯，掃帚柄落在她身上的次數自然是更多。她倆號哭着，哀求着，發着下次不再偷吃的誓言，但在拿掃帚的手臂酸痛之前，婆婆是決不肯放棄她督教的責任的。在打得兩個人都頭破血流的時候，婆婆又宣布了她們的長期刑罰，那就是每年三次，每次一片的烤豆腐恩賞，要因了她們偷豆腐的罪名而取消了。

此後約莫有兩年工夫，阿秀和阿鈴都整年沒有吃過一片豆腐。有時候看見別人吃豆腐，阿鈴禁不住眼淚汪汪的想哭，但阿秀總是想法子安慰她。

阿翠去看阿秀，說自己的丈夫在省城孤兒院裏當先生。

阿翠對孤兒院的描寫，叫阿秀發生了好些感想。晚上睡在豬欄欄板上，阿秀就同阿鈴商量逃到孤兒院去的辦法。想來想去，沒有一個辦法是妥當的，除非阿鈴一個人逃。在阿翠動身的前一天，阿鈴就逃到省道的涼亭中伏着，免得家裏的人疑心。阿秀在家裏，就可以製造各種各樣的謊話，好叫家人的尋找都失敗。但阿秀既然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阿鈴身上，就不能不再三再四的叮囑她。她要她用心讀書，學本事賺錢，賺了錢來開孤兒院，把鄉裏沒有爺娘的孩子都收留進去讀書，總不要叫女孩子再做養媳婦。阿鈴說，到她自己開了孤兒院的時候，她一定要接阿秀去幫忙，而且一定要每天分一片豆腐給每一個孤兒吃。說着說着，阿鈴就呼呼地和她下面睡着的兩隻小豬發出同樣酣睡聲。可憐的是阿秀，她差不多終夜聽見阿鈴和小豬的酣睡聲，轉輾不能成眠。到天快亮時她才恍惚睡去。夢見自己面前站着一大羣孩子，笑嘻嘻地在等候她分配豆腐；但恍惚地，她又看見自己手上拿的是檢雞屎的一雙竹筷和糞箕裏的小半箕雞屎，婆婆突出了兩顆眼球正在怒罵她。她驚慌中醒過來，聽見婆婆已在隔房大聲地喊阿鈴了。

## 福兒

——一個被摧殘的孩子——

作· 郎·

福兒，是一個工廠裏小職員的兒子，他今年有十四歲了。他父親是在繁華的都會——上海××紗廠裏做管理員。每月所得的薪水也不過十幾元，除了自己零用，餘下的幾塊錢還要寄回家，給母親和妻子過活。

俗語說：「好漢難養三口家」這區區幾塊錢，怎樣能夠養活一家老少呢？幸虧福兒的祖母是個「收生的老手」，每個月總有兩三個人家請她去接生，也可以賺點錢貼補家用。

福兒的母親，是一個性情溫柔，承順的媳婦。但她的身體虛弱，多愁善病。當福兒產後兩個月，因他的母親得產後病，以致斷乳。那時福兒沒有乳哺，全靠著祖母背着到有嬰兒素熟的人家去，東討一餐，西討一頓來餵他。他祖母生成一張會乖乖的嘴兒，有許多人喜歡和她親善。福兒除了討乳以外，還由他母親每日饑兩餐乳糕，但無論怎樣他在嬰兒期是已受了營養不足的影響。

母親多病，看顧福兒自然有許多疏忽的地方。可是祖母對於他又溺愛過度，不讓他自然的發展，用很多不合理的行

動，施在福兒身上。譬如：當福兒一人睡在床上，很安逸的，她硬要把他縛在背上，她老人才得安心樂意的下田工作，福兒要睡也睡在背上，要玩也玩在背上。有時福兒被她縛得久了，實在覺得痛苦。然而又不曾說話，只有拚命的啼哭，但是這個缺乏生理知識的祖母，那裏曉得兒童的心理呢？可憐福兒，這個時候，已經受盡了束縛。所以他在幼兒期內，雖然逃過了天亡，但他身體的發育已受了極大的阻礙，使他成爲一個病態的嬰孩。至今尚是一個異常的孩子。到了八歲的時候，尚和五歲的小孩子一般。而且說話行爲方面，都要次人一等。

多愁善病的母親，因爲身體單弱和辛勞過度的原故，有一天坐在門前吃飯，突然口吐鮮血，身倒於地，一句話也沒有說，便氣絕身死。這一下，真把福兒的祖母急殺，高一聲肉呀！低一聲肉呀！不住的哭着。福兒不知人事，猶以爲母親是睡着了，時常走近床前，喊叫媽媽。祖母草草的把她入殮後，請人替她寫了一封快信給福兒爸爸，趕他回來。

福兒的爸爸向廠主請假回家，見妻子已死了，只剩了老母和幼兒，淒涼滿目。度過了七期，人家都勸他再娶一個繼室，那麼老少都有照應，自己也可以安心在外做生意。他一想倒也不錯的。於是他的母親先去東借西湊，弄了點錢，

由媒婆的說合，娶了一個姓王的窮苦人家的女兒爲後妻。

過門以後，起初對於婆婆和福兒還好。後來便漸漸橫攔起來，因爲她知道丈夫是一個弱無能的人，可以由她擺佈。福兒比前更受痛苦。父親不久到上海去了。家中只有祖母和福兒相依爲命。但後母時常在不給祖母看見的時候，給福兒拳頭和巴掌吃，打了以後，還不許他告訴祖母。

一天晚上，半夜，忽然有人來請他的祖母去接生，他的祖母便慌慌張張的連忙穿好衣服，鈕上大門而去。不知怎的把睡得正濃的福兒弄醒了，忘記隔壁房的後母，便大哭起來。他的後母方做好夢，被驚回了，一腔怒氣，即跑到福兒床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夾頭夾腦，一頓拳頭和巴掌，把福兒打得滾來滾去，叫苦連天。隣居的人們，都被驚醒，不得安眠。隔壁人家的房裏有婆婆兩個睡在一房的，他們開始談論福兒了。「這個潑婦，半夜三更還要打兒子，福兒總有一日會死在她手裏的！可憐她的婆婆又出去接生了。否則她看見媳婦這樣的毒打孫兒，她一定會和她拚命的」。

「那天的事你知道？」隔壁人家的婆婆這樣說：「那天的婆婆下田去，福兒在門口玩昏了，沒有跟祖母到田裏去。他的後母正在燒飯，福兒站在門邊。她便舉起了一根柴，向着福兒身上擲去。福兒出其不意，呀喲一聲，隨即倒

地。這個時候恰巧遇到他的祖母從田裏回來，忙把福兒從地上拉起，可是福兒的手臂已經紅腫了一大塊。

福兒不敢大聲大哭，倒在祖母懷裏，嗚嗚咽咽的哭泣。他的祖母看見了，又氣又痛，罵了幾聲潑婦，他的後母親聽着，便趕出門來和婆婆拚命。自己倒在地上，口中硬說婆婆打媳婦呵！後來還是路人看不過去，才勸住了。他的祖母，受了這個媳婦不少的悶氣。況且年老血衰的人，那裏還經得多少風雨呢？我看她的壽命也不長了，可是福兒不知苦到何日了哩！

東方漸漸的發白了。在晨光熹微的當兒，福兒的祖母，喜色洋洋的走來，因為昨晚給人家收生，那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在這個重男輕女觀念之下的穩婆，接生男的也多增一倍喜禮。所以福兒的祖母特別高興，一走進門，便說：「運氣還好，一夜的辛苦也不白吃，這些錢的代價。」一面說着，一面走到房裏去看福兒，只見床前許多的血跡，福兒在床上睡着。她大吃一驚，把福兒抱起來一看，只見滿面是血。

仔細看時，原來鼻子被後母打出血了。同時福兒口中呀喇之聲，不絕於口，再把衣服拿起一看，不得了，遍身都是青紫，一塊一塊的腫起。這一回，福兒的祖母痛心到了極點，氣得手足如冰，登時倒在床上。福兒在她懷裏，祖孫

二人整整哭了一個早晨。從此以後，福兒的傷創腫痛，一時不能夠好，可是祖母也同時氣成一病，臥床不起了。他的後母當他們是閒人一般，不聞不問，你們要吃飯吧，那麼你們自己去燒，她自己只願自己燒飯吃了便出去玩，家中的事，一點也不過問。

一間空氣閉塞破舊的房子裏，發出一陣一陣的嘆息，咳嗽，呻吟的聲音。福兒的祖母臥在一張蟲蛀的木床上，已瘦得好似一根枯柴，臉上的肌肉已消失，只有一層皮包着。一陣咳嗽以後，有幾分鐘，轉不過氣來，她是一個垂死的人了。福兒蹲在方檯邊旁，那曉他的祖母即要被死神拘去。祖母臨終的時候，手招福兒走到她的跟前。福兒呆呆的站在床前，她伸出那乾枯的手，撫摸着他的頭，欲說而又說不出。半天才掙出一句話來，「呵！咳！……我……我……我死以後」，又呼了一口氣。停頓了一下，繼續着說：「我，我，我死以後，唉！最，最苦痛的，最受罪的，就是，你……你呵！我……我死也不……不放……放心……不，眼，眼目。唉！我……我的……（呼吸急促……）我的福，福兒……我，我苦命的福兒」——祖母的聲音漸漸的低弱下去，再沒有力氣繼續說話了。可憐的福兒仍是呆呆地望着他祖母斷氣。赤日當空，火傘高張。去歲的夏季，同今夏一般地熱。

我因來上海升學，僱船東下。恰巧福兒的後母是我同鎮上的熟人，她因婆婆死後丈夫來信招她出外，約我與她同道。我們故里×鄉距離上海有七百餘里，交通不便，只有小民船可以從水道到杭州，由杭州再乘火車到上海。那時我同弟妹三人，再加福兒子母二人，另有二客，共是七人一船。船小人衆，天氣又這般酷熱，真熱得汗流如雨，扇不停揮，船夫也熱得不能划船前進。在停船的時候，我的弟弟因太熱了，他總要求我給他到水裏站站玩玩。我見水不很深，我便允許他去玩，但是福兒也要求母親跟他下去，可是他的後母並不睬他。待他跟我弟站在水裏的時候，他的後母却兇狠狠的趕出船來，要把他的頭浸在水裏。我再一向她勸解，她才肯放手拉了福兒上船，同時賞了福兒兩個巴掌。本來福兒的耳朵是早被她打聾了。有時她的後母飯也不許他吃，我們暗中總給他東西吃。不幸的福兒，被後母虐待，變成一個癡呆的孩子，終日坐着不言不動，就是說起話來，也是不三不四的話，牛頭不對馬嘴的，令人失笑的。我們和他同舟有十天之久。總之他天天都在後母打罵中過生活。

自到上海以後，聽說她的後母，每天因要到工廠裏去做工，帶着他去不便，由他生母的母親——外祖母領去。在我們看來，福兒從此可以脫離厄運了。在他的外祖母的確是不

錯，想法給他到××小學去讀書，可是經過那校醫的身體檢驗以後，發現他是受了後天的摧殘，智覺全無，學校礙難收容。他外祖母也只好仍把他送還他的父親遠去跟後母過活。

## 科學新知

### 天氣變化的主因

白·桃·

天氣的晴雨風雲，變化莫測，看起來是很神祕的。但科學家用了最大的努力，最近已經知道天氣變化的主要原因了。他們用了最精巧的器具，來紀錄上層空氣的氣壓，溼度和溫度。最後，他們發現天氣的變化，是依據流過我們境內的各種氣流，因溫度氣壓溼度之不同，互相激盪，而變化的。他們把這些不同的氣流相遇時的情形，分成「冷氣前線」(Cold fronts) 和「暖氣前線」(Warm fronts)。

當溫濕的空氣，從溫暖的地方流來的時候（通常多為西南風），常常越過冷空氣之上，即向東風或東北風之上滑上。於是，在冷熱兩空氣相遇的地方，天氣變惡。空中發現像羽毛似的卷雲，卷雲移動很快。不久形成乳白色的卷層雲，再則變為濃厚的灰色高層雲，雲漸降低，則變成烏黑色

的雨雲，於是小雨或陣雨，陸續的落下來了。這便是「暖氣前線」。這時候下雨的區域較廣，大約有二百五十哩左右。

在低氣壓的後方（即溫氣前線的後方），為「冷氣前線」。因為冷空氣密度大，冷而重，有向下沉的趨勢，結果就壓迫溫溼空氣上升，即向西南風之下流入，所以稱「冷氣前線」。在這裡，冷暖兩空氣激盪得異常激烈，結果就造成狂風暴雨。但範圍，大約祇有七十五哩左右。

普通，冷重的空氣從北極地方流來，而下落。溫溼的暖空氣從熱帶地方流來。用了最近發明的器具，科學家已經能夠畫出牠們進行的路線，指示出牠們在某處某時相遇，結果會得着怎樣的天氣。

最先發現這個道理的，是一位挪威氣象學家叫做白乾根（Berkanos）。但一直到最近，方由幾位美國科學家，完成他的學說。

今年我國中部及南部一帶，雨水之所以稀少，發生旱荒的主要原因，便是因為流過境內的空氣流，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即溫冷兩個空氣流，相遇的機會太少了。但在北部及東三省一帶，情形剛相反。那里淫雨成災。最近，流過我國南部一帶的空氣流，已有變化，將有大量的雨水賜給我們。

## 烹飪時的留意——防備維他命的消失

陶宏譯

我們烹飪時候，食物中的維他命有好幾個消失去的途徑。有的維他命被熱被氧化作用破壞掉，有的被溶解在烹調的水裏，過後復被淘去。而這些消失去的數量多寡，又基在烹調時間的長短，空氣的多少，和維他命的溶解度上面。這是聯美農業部，家庭經濟局所報告的。

乙，丙，和庚，三種維他命都很能溶於水。丙種維他命如果是長期繼續的熱，那麼很容易破壞掉，但是熱至水沸一點鐘之久，祇遭受很少的破壞。乙丙兩種在鹼質溶液中較在酸質中更易破壞。

甲種維他命僅稍為溶於水，在普通煮沸烘烤的熱度下，沒有什麼大影響。不過在更高溫度下，如煎炸中，是要破壞的。在氧氣中熱，也是要破壞的。丁種庚種，和戊種維他命對於熱都是穩固不變的，在普通烹調溫度中不破壞。

任何烹調過的食物，牠的維他命的價值，自然大部份是依在天然狀況中所有的價值的。蕃茄即洋柿子或西紅柿，雖然是烹調過以後，而所含有的丙種維他命仍是很豐富。為什麼呢？丙種維他命不是很容易被破壞掉的嗎？我們可以這樣解

釋：當烹調時，蕃茄的酸液把裏面的丙種維他命保持到最多的程度。

通常，食物在高溫度下熱，但熱的時間短，那麼維他命的破壞較諸在低溫度中久熱所破壞的要少。少量的水或是完全不用水烹調，那麼維他命也失得少。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們烹調食物最好是煮得少一會兒，和少攔些水。就是有些烹調過餘剩的水，也拿來做湯才好，別拋棄掉。蒸，是一個很合理的烹調方法，因為時間又短，而用的水分又少。

根據(Scientific American July)二三。七。卅一

## 維他命的提取

陶·宏·

多少疾病都是由於食物中缺乏了某種物質所致，因此，爲了要預防和治療這些因食物而起的疾病，我們就得要充分的取得那些物質。譬如說：缺乏了甲種維他命，我們就要得乾眼病，對疾病抵抗力弱，和生長遲緩；缺乏了乙種維他命，神經就要發炎，而起腳氣病，食慾不振；缺乏了丙種維他命，就起壞血病，牙齦不固；缺乏了丁種維他命，就起軟骨病；缺乏了戊種維他命，不能生殖；缺乏了庚種維他命，就得癩皮病；其他如缺乏了礦物質，如：鐵，鈣，磷，等等，於是血液，骨頭等也就起了營養不良的現象；蛋白質，

脂肪，炭水化物缺乏，則肌弱骨瘦，百病叢生。礦物質，蛋白質，脂肪，炭水化合物，這些東西在我們食物中都有多量的儲藏，我們很容易得到，祇要我們稍爲注意一下就行了。但是，維他命在食物中含量是極有限的，而且一種食物中能全具備我們所需要的各種維他命是不可得的，然而我們決不能缺少他們，雖然我們需要的也是很有有限，因此，因維他命的缺乏，而產生的病象，較之由食物中缺乏其他物質而起的病象更爲普遍而較難預防。食物化學家有鑒於此。於是便將各種富於某種維他命之食物，設法取出其中之維他命，以供吾人之採取。如大米外殼之富於乙種維他命；鮮橘之富於丙



種維他命；綠色菜葉及魚油之富於甲種維他命；豆類，鱈魚

肝油，乳類之富於丁種維他命；糖漿，萵苣，及麥芽之富於戊種維他命；酵母素及蛋黃之富於庚種維他命。如是，則吾人不復有患缺乏維他命所起之疾病矣。近日世界各國之食物化學家無不盡力於此實驗：如何提取純粹之維他命。更有若干資本充足之工廠，從事於此等食物之提取工作，以供給吾人。

如第一圖：其人爲倍爾電話實驗所化學研究部之首領，羅伯，威廉 (Robert William)。手中所持者爲彼二十年來從事於食物化學研究之結晶物，瓶中之白色結晶物即彼所提出之乙種維他命。此物對於神經炎之疾病，東方心臟病，等，之治療極有價值，由實驗之結果，將此物飼諸於生物，指示出對牛物之成長有驚人之效率。先是，二十年前，韋廉見一將死於腳氣病之小孩，由幾滴米之提精物而救活。彼在此二十年内即努力從事於提取此等米殼內所含之維他命之工作，歷無數之實驗，始得達此最後之成功。製造一英兩之此種純維他命，需要五噸至十噸之米殼。其方法大約如下：將漂布士 (Fuller's earth) 放到米殼之提精液內，再將一種金雞納似的東西放到這種溶液內，於是乙種維他命便立即分離而出。

最近挪威科學家賴博士 (Dr. Othar Rygh) 又提取了一種效力更大的丙種維他命。他是把未熟的橘子漿液，在半真空爐內蒸發，再加化學藥品，就生了一種淡黃色的油質，裏面浮有針狀的結晶物。就從這針狀的結晶物內取出丙種維他命。

英國楚斯代耳 (Truscate) 博士說：從沙丁魚和大鱈魚所提出的淡黃色精物，是一種含有極多量丁種維他命的東西。美國的大製造通心粉工廠裏，就拿利用他的道理所製出之丁種維他命油加進通心粉內，以增進通心粉在營養上的價值。一百加侖的魚油祇能提出一英兩的這種楚氏提精物。這種東西還不能造得更純粹，然而已經夠有力了。由實驗證明，拿一兩這個提精物加進十四加侖的胡麻油或玉蜀黍油，那他所含有的丁種維他命的濃度，較之標準魚肝油所含的還要高過六十倍呢！以前大鱈的黑肉是用以飼家禽的，祇留著白的用，從大鱈黑肉煉出的油和沙丁魚油，是用來做顏料的要素的，如今却做了我們身體健康的要源了。

關於丁種維他命最近還有一發現。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陽光受得愈多的母雞，其卵黃內所含之丁種維他命亦愈多。十五分鐘的紫外光燈照射，發現對於雞蛋亦有同樣的影響，所增加的丁種維他命，有如膳食中添加了百分之一的魚肝油。

★ ★ ★

總之，食物化學家現在正在替我們製取純粹的，營養價值更大的，新的食物。不久以後，我們祇要依照每人每天所需要的份量，拿我們買來的各種維他命配合好，吃下去，這樣就再不會有因維他命的缺乏而生的疾病了。這是我們所可預期的。大概離拿食物當藥丸吃的時候不遠了。

——二三，七，卅一。





小孩與老人



# 教學做報告

## 從求雨到抽水

新·夫·

太陽兇兇地掛在高空，陽光晒到皮膚上火刺刺地痛。這裏僅有一點底水，晒得放出一個個的小泡沫，發出斯斯的



老人與小孩

響聲。稻田水早乾了，張開一寸多闊大嘴，秧苗烤得枯黃。黃豆發不出葉，棉花開不出花，山芋抽不出條。根榮拖着沉重的脚步，沒神地拿着鋤在田埂上走。望望天，望望田，沉默了許久，不禁嘆氣搖頭：

「完了！今年完了！」

牛已病倒了，不是獸醫生請得快，一百七十元又要落水；區公所介紹租來放生堂的牛，一塊錢一天的租錢不講，

拖不動呀，拖了半天便送去了。孩子年紀太小了，這樣重的車，怎麼推動呢！吐血了！

「完了！辛苦半年都完了！」

「人心太壞了！天老爺發氣嗎？」

「天老爺！我根榮沒有做一件壞事呀！……您老人家是曉得的，一口飯也不讓我吃嗎？」

劈！拍！——爆竹聲。

鎗！鎗！鎗！——鑼聲。

「求求天老爺下雨呀！求求天老爺下雨呀！……」

求雨隊來了。有二十多人：前面敲着鑼，放鞭炮，中間抬着菩薩老爺，後面跟着身穿蓑衣頭戴斗笠口喊天老爺的求雨人，最後有一個人挑着一擔水，用竹枝向地上洒着，高喊：

「下雨了！下雨了！」

附近十二個村莊都要走過，家家門口擺着香案迎接，家主公跪地磕頭，口裏也低聲禱告求天老爺下雨一類話。

弓先生和小朋友們討論這問題了，結果是宣傳。散開去宣傳：

「求天老爺沒有用的，要我們自己想法子才行！」可是農友們的反應是：

「靠天吃飯。求天老爺一定有用的！」

「求天老爺是頂好的法子！」

但一天，兩天，……十天，三十天，五十天。

太陽仍是兇兇的晒着，稻田仍是裂開一寸多闊的大嘴。

根榮從早到晚，總得望天三十多次，但老是沒有望着一些雨意，眼望着秧苗要枯死了。他一想到秋冬的悲哀，他不能不和他的同命運的人想些補救萬一的法子。最後，他有些記得弓先生的話了，便約了許多人和弓先生商量，弓先生也便和着別的先生商量幫助。

剛巧，大場區公所召開救旱大會，馬先生去參加，談到合作救旱；於是弓先生第二天便和農友到區公所交涉即刻就做，——租抽水機抽水。合作的原則雖是：

區公所租機并出柴油費，我們出人力開機，但找遍大場，一部也租不到，工作幾乎停下。終於工學團想法子買來一部，這邊因了需要的迫切，便商量先拿來用。

弓先生一方面要和農友們商量機子抽水先後的支配，一方面要學開機。開機，教農友開機，一方面又要接洽工具的採辦。白天幫忙，晚上也得幫忙，疲倦了，用個麻袋鋪在地上閉閉眼睛休息一會；有時機子壞了，弄得一身汗也修不好，真是急死人呢！

四天四夜的工作，辛苦雖辛苦，但也竟救了一百十六畝的稻，總算力氣沒有白費。

枯黃的秧苗，漸漸轉色，根榮的愁容也漸漸消去，當他請弓先生吃飯的席上，他說：「心裏的石頭，算是丟了一大塊了。」

## 救濟旱災

尹·孔·敬

「入夏以來，酷熱大旱，寒暑表的溫度由百零二度，進入到百十四度，在這火傘高張，汗流浹背的天氣裏，我們哪能再說話呢？況且，天公是五十多日沒有落着點滴的雨，田裏都龜裂，稻棉是枯槁了，秋收將要絕望了，我們的命怎樣過活呢？」這是辛勤終年的農友們發出來的悲哀，傷感，焦急，苦悶，……的話！

在這農村破產，整個社會崩潰，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的當兒，我們還能躲在溫柔鄉裏作着甜蜜的夢嗎？我們還能坐在清涼室中彈唱高調嗎？我們認清了實際生活是我們的總指導，此刻的實際生活告訴我們道：旱荒的關頭到了！田野間的稻棉枯焦得奄奄一息了！牠們需要的是救命呀！救命呀！哪麼我們應該拋開了一切，抓住救旱的生活，總動員打破旱

荒的關頭要救旱災，如同救火一般的重要。我們便在七月八日那天，於山海工學團成立了救濟旱災委員會，進行救災事宜，當日下午便開首次會議，議決兩案：（一）即日調查各個村莊災象已成的田畝數目。（二）推舉一人赴滬租借抽水機。限九日下午報告兩案經過結果。到了九日便得着這樣的報告：1. 根據調查沈家樓，孟港，柏家頭，小廟，李家宅，蕭場廟等六個村莊有二百五十畝稻田禾苗快要枯死，急需車水灌溉，此外棉田棉花，需水次之。如果十日再乾旱下去，那是沒有救了。2. 據負責租借抽水機的方與嚴先生來信說：「抽水機租借不着，已經購買一輛，準於十一日下午運到山海工學團……」我們的調查工作有了，大衆殷殷想望的抽水機也有着落了，消息傳來，是如何地快慰啊！因為田野間的禾苗有了救星，好像牠們已乾的眼淚，不一下就可變淚泉，一滴一滴的滴着。

十一日午後五時，我們棉花工學團的代表沈禹生，沈少田先生赴山海工學團等候抽水機來，此時新夫先生也已趕到，他說：「抽水機即刻便到，不過現在蕭場那面的田禾稻苗乾旱到青的顏色變成黃的顏色了，如不速起救濟，日內便要無救！所以抽水機來到，該商量先到蕭場那邊去抽水」，他的話說完，大家都顧全事實，一致答應這樣分配，不過決

定只能在蕭場抽水兩日，兩日後輪到沈家樓去抽，沈家樓包括孟港，柏家頭兩個村莊，蕭場包含小廟，李家宅兩個村莊。這幾個村莊抽過了，再向別處稻田去抽，或者抽棉田水。時光已是七點快到了，終於想望殷切的抽水機影影地在煤層路上，被了一輛卡車拖到孟家木橋（山海工學團）。當然，我們見着牠的長鐵管，油箱，機器……心裏不由得又跳躍得了不得嘞！

二

次日——十二日——蕭場抽水，由上海派來抽水機製造場的機師一人，當場裝機開工，山海工學團也派定三人連同新夫先生跟着機師在做上學，在做上教。不過，他們三人，有的曾經看到過這抽水機，但，如何利用，如何裝配機器，却是個門外漢了，再說有的從來未見過牠，哪更是好像不知這葫蘆裏裝了什麼藥一般！於是他們三人一面看着機師開工的動作，一面要求機師說明機的構造，重量，全身機件名目，價格……等。據機師的談話：「我們今天抽的是三匹引擎和四吋的抽水機，牠佔地面積長闊高 $37'' \times 23'' \times 24''$  總共重量400磅，牠的名目計有四十種，我們開機時候，常用的機關是機身連水櫃，汽缸頭，汽油啓閉門，蘇拉油或其他燃油之啓閉門，排汽杆，打火杆，發電器（又稱孟而多）初動

時汽油注入門，發火器（Spark Plug），空氣門等十個機關。我們這次買來的機，價格方面：引擎是三百十元，打水機一百卅元，連同鐵管，油料共計是五百元。牠是最小的引擎，所以有這樣的價格，因為牠最小，每分鐘出水量250加侖，（普通稻田稍有底水的，廿四小時可抽六十畝田水，水位三吋高。）諸位要練習開機，就開始動手做吧……」機師談完，不獨場上只是新夫先生等三人，那來幫忙的，不，機器的主人，農友們已經三五成羣的到場了。當然，他們過慣在僻靜的鄉村裏，雖然村莊與大都市上海相距頗近，但像這樣科學的東西，聲音軋軋的響，管頭的水洶湧的向田間衝，真把他們看得目瞪口呆了，好像牛車棚裏的牛大哥趕着的土水車，相隔得不知道是幾個時代了。因為抽水機利用電力，引水灌田，一日夜可達六十畝，牠，牛大哥趕水車，一日夜僅可灌上四畝水，而且還要把牛大哥累得要命，還要把水車兒不時的出毛病，（如損壞木板，車輪，……等）——這雖然都是我底逆料，但也是農友們的話聲，試聽底下的話吧！「先生，這兒是四十多天未落雨了，我們的田水已無點滴好幾天了，田裏乾裂的黃土，真可當着煤炭燒了，田裏的禾苗由青青的變了黃黃的，由黃黃的又變了紅紅的顏色了，眼看着禾枯苗焦，秋收是靠不住了。現在米價一天一天的飛漲，

（由六元零漲十二元一石）我們這一般小農，望着乾枯的禾苗，買着貴米，而我們的生計在那裏！恐怕靠近我們的上海，倘像踽踽在街頭巷尾的，又將有我們的踪影了。這幾天日夜思之，我們覺得異常的煩悶，焦慮，茫茫渺渺，雖是新夫先生和幾位先生早前幾天和我們談着救旱災的事，聽到他們說我們要租借抽水機，或購置抽水機，但幾天來都是給我們的一場失望，那曉得「有志者事竟成」，雖未租借着，但購置的志願得着了。今天有這樣的機會，來到此地抽水，這與其說是禾苗的救星，不如說是我們的救星降臨了，我們要謝謝你們先生！」我聽着農友們這些話後，不禁感慨得很！我覺得中國幾千年來，是以農立國家，而因為科學不能發達，機器落後，農人種田，墨守成法，只靠人工和天命種田吃飯，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還是食不能飽，衣不能暖，住不能安，其原因固不僅於此，可是最大原因也不能忽略。假如這次的乾旱，不能有這樣的解決，那是聽天由命了。因此，我又接着農友的說話，這樣道：「我們辦的學堂是稱為工學團，怎麼叫做工學團呢？就是說工是做工，做了工養活我們的生命；學是科學，有了科學知識，明瞭我們的生命；團是團結，團結起來保衛我們的生命。譬如今年天旱，我們已是很辛苦的種種莊稼，而又受了天旱影響，將要絕望了。這就

可證明，我們雖然已經做了多少的工，可是這次乾旱了我們只靠牛大哥牽車，而無一點科學的工可以代替，大家又靠着牠和天老公公，並未明瞭靠了之後還不能保衛我們的生命，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呀！我希望大家認清我們辦工學團的意義，認清我們用團結的力量。小而言之，由一個村莊以至三四個村莊都購置抽水機，總動員救濟我們自己的旱荒，那我們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況且我們這兒的河流很多，條條河流都能通潮水，我們只要有了抽水機，旱荒問題不難解決，盼望大家一致奮起自救！」

### 三

抽水機在蕭場，小廟，李家宅自十六日上午起連抽了四天，超過預定計劃二天，這是由於開機師只在十二日那天下午便回上海，所有開機技術均由新夫先生負責試開，且不時的又有子柯兄，承祖兄幫同試開，但終因技術的不巧，經驗的缺乏，忙好了這塊，忙壞了那塊，甚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忙得機開了，可是頂多一小時半又停下來，像這樣的時而斷，時而開，水的分量何能增高？記得在十三日深夜，在黑暗大地中掛着的一盞明亮的汽油燈，被一位農友搖板手時，一不留心，擊壞了這盞燈，擊破這位農友的頭額，弄得頭破血流。到了第六天——十四日——新夫先生窮無辦法，隨又

電送上海廠派了機師一人助輔。因他開機技術高於我們，連開一日夜平安無恙，直至十六日晨啓機停工，共抽三個村莊一百十六畝稻田。

蕭場範圍內田水雖是抽好了，可是在這四天中，發生了一個嚴重問題，便是蕭場與沈家樓農友的誤會。什麼誤會？一，沈家樓農友（即棉花工學團團員）先向蕭場提出質問：爲什麼蕭場抽水日期，不遵行預定兩天的時間，認爲做事失信。二，在十三日抽水滿期，而十四日又延一天，如十五日晨，蕭場農友仍不放鬆水機，調送沈家樓備用，則沈家樓農友一致拒絕抽水機。這兩點消息，我是在靜靜的夜，習習的風裏聽到少田先生從大場回來告訴我的。我聽了之後，認爲事關嚴重，隨與肖生兄相商，由他立即寫了一信送到蕭場工學團負責人新夫先生，邀他與農友商着辦理，應如何解釋沈家樓農友的誤會，并請新夫先生即將抽水機準在十五日晨送到沈家樓。他看信後未即回信，便親身來沈家樓和我商量，復至山海工學團與肖生兄商談，結果決定，（1）請蕭場無論如何要在十五日午後一時請農友將水機送到沈家樓，以平公憤。（2）請新夫先生在十五日晨先赴沈家樓向農友解釋誤會，以防雙方感情破裂。

十五日這天正是星期日。我們有問題討論會，我便乘這

機會將以上發生事件詳爲報告，此時適方與嚴先生與新夫先生由蕭場回來，我也就和他倆同肖生兄赴沈家樓向棉花工學團團長禹生先生及團員少田等一面約定今日下午因蕭場需水仍急，事實困難，不能在午後搬到沈家樓，改爲明日（十六日晨）搬到；一面由我們向他倆解釋誤會，請他倆轉達其他農友們。經過解釋之後，他倆都說：「這許多話無什麼要緊，大家都是爲着救旱荒，有啥格誤會，……」唉！這真謂：「事大事小，見面就了」啊！

#### 四

在一個雲霧瀟瀟約莫五時左右的清晨——十六日——，我們農友一行十人都到蕭場大家見面，一團和氣地將抽水機扛到沈家樓，這天我們是抽着阿大同着陳鄉長的稻田，因爲阿大是個很有爲的青年農友，前天已派他在蕭場學開水機兩天，關於加油添水搖板手……等較簡單的工作，他是有把握了。所以他今天在自己稻田抽水，他就是這部機器主體人之一，再有機師一人在旁指導一切，所以他的經驗愈加豐富，只在念二小時內抽水五十五餘畝。我們培養的是農人管理機器，做機器的主人，那麼阿大便先能做到這種地步，再請他去培養全體農友們。阿大田水抽後，接着便是孟港和柏家頭抽了。這兒共有三十八畝乾稻田，費了念四小時才把田水抽

滿，田主人敬生，看了我整天的在火炕樣的田埂上往來忙，看着我們在牛車棚中過夜，不時的開着機器，守着機器。機聲軋軋，淡灰色的月亮躲在雲圍裏，南風拂拂地吹來，這是多麼富有詩意的牛車棚啊！同時生活更有意義的便是忠勤厚實的敬生農友，雖是月餘以來，受着旱荒影響，日夜的吃盡辛苦，趕着牛大哥拖着水車，但是他陪伴着我們的態度，却看不出一些兒的萎靡，他還是極興奮地和着我們學開機，加水添油等工作，尤其是他身體瘦如蘆柴的妻子，時刻地到牛車棚中間長道短地：「先生，辛苦吧！你們來開機抽水，教濟我們，要謝謝你們呢！先生，雞蛋燒熟了，稀粥也煮滾了，請你們來吃呀！飯也煮熟了吃午餐吧！吃夜飯吧！」我們在念二小時內，每隔三小時，承敬生的妻子殷勤的這樣招待我們，我們既很慚愧，又很感激！慚愧的是我們做的工作未滿足他們的慾望，感激的是他們一番的盛情厚意！

這幾天，——十六，十七，十八三日——沈家樓區域內，共計抽了九十三畝稻田水。我們決定十八日夜稻田抽完，十九日晨開始抽棉田水，說也湊巧萬分，在十八日午后天公忽陰雲密布，雷聲隆隆，綿綿的雨落了十五分鐘才止，夜間又落了半小時的雨，十九日這天見着棉田土面微見潮濕，我們因天氣關係，十九日休息一天。事巧極了，自念日

午後起便接連落了三日的暴雨。不但農家，喜形於色，而我們也就好像得了無限的快慰。

二三，七，三十一日在沈家樓棉花工學團

## 抽水機下鄉

馬侶賢

一 旱災是現實了

今年的夏季，五十多天沒有落過大雨。農田的作物，是被那炎炎似火的太陽，晒得枯焦，已漸進枯死的境界裏去。

旱災是現實了！

工學團所在地的鄉村，究竟是幸運兒。大小河浜，像人體筋脈般散佈在四週村莊上。陰曆的一箇月中，有兩次潮水上升。水，農田作物所依靠的水，早年中不感覺到十分缺乏，不感覺到像內地旱年時的缺乏。祇是有着這麼的一個問題，怎樣叫河浜裏的水運到農作物的田裏來？

菜地是靠人的兩肩，一擔水一擔水的挑，再用糞瓢澆到作物上。

豆地和稻田是用着牛車或用人腳踏的水車屏。

這是本鄉旱災救濟唯一的辦法。

人力和牛力，究竟是有限的，盡一日一夜力量所運上來的水，抵不住白天太陽蒸發的消耗，我們祇聽得後村長根病

倒了，沈家樓阿大家的牛睡地不起！

是的，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有錢的正過着那「夏日正好眠」的生活，我們的農夫，受着生活的鞭策，烈日下，黑夜間，沒有休息的忙碌着工作。何況今年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熱，一百多度的野外熱！於是，我們的農人和農人的好友——老牛——

病倒了！睡倒了！

## 二 防旱運動發動

『敬啓者：頃奉

縣政府代電第七三號，內開：萬急：各區區長教育局局長各公安分局長均覽：查近日天氣亢旱，勢將成災，值茲農村衰落時期，何堪再受災侵，亟應須爲救濟，爰於六月廿九日由本府召集各區區長及有關係各機關等開預防旱災臨時委員會，當經詳加討論，議決辦法八項，紀錄在案。除分電並即日起即租機進行外，合亟印發會議紀錄一份，電仰遵照，切實辦理。在此運動週內，各該區區長分局長及所屬員警，應

盡力遵辦，不得私離職守，政干嚴處。該教育局長，應即轉飭各校職教員，一體動員，協助進行，勿稍怠惰，並且接受各該區區長指揮。案關預防旱災，救濟農村要政，毋得視爲具文。仍將遵辦情形，隨時呈報察核爲要，等因；奉此，查天時亢旱，關係民生，爲特定於七月一日上午九時開緊要會議，屆時務希 隨時出席爲荷此致

山海工學團

寶山縣第二區區分所啓

六，卅。」

晚間，大家圍在場地上納涼，一位農友帶來了上面的通知。這問題正是我們談到還沒有做到的事情，正是一個好機會。第二天我帶着滿意的希望去參加這個會。在這會裏，我們知道縣政府進行救災的事實！

一 政府租借抽水機若干部，分配各區農人應用，由區公所負責領導，督促，教育機關負責宣傳，勸導。

二 潮水漲足時，設法斷壩，使水不流出，以便灌溉之用。其應用經費，由縣撥給。

三 各區公所，學校等機關，負責勸導農人，勿消極的祈禱求雨，應積極的努力救災。

縣政府主要的辦法是這樣的。今天區公所召集各鄉長開會，把縣政府的辦法重行申述一番。並由各鄉長調查實際情



形，等到抽水機到時，再行分配應用。

三 一個調查

寶山縣境是有三十餘萬畝田地。農作物的分配，有如下表：

類別	畝數	百分比	備註
棉花	一八〇,〇〇〇	60%	
稻	五〇,〇〇〇	15%	
豆	六〇,〇〇〇	20%	
菜蔬及其他	一五,〇〇〇	5%	
總計		100%	

在這張表裏，我們可以看出，棉花是寶山縣農人最大收入，其次是豆，再次是稻，菜蔬祇是靠近上海近郊農田，算是少數中之少數了。

寶山全縣分五區，大場為第二區。第二區的田畝數為七萬畝。工學團所在地為寶山縣第二區和上海市彭浦區二區的一部分，單屬於寶山縣第二區之一部份為孟港鄉李朱鄉盛角鄉庵河鄉楊湖鄉。這五鄉的農作物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且看下表：

以) 表 查 調 物 作 農 之 地 在 所 團 學 工 海 山

盛	鄉		朱		李		鄉			庵			鄉			孟	鄉別	作物名稱	畝數	成數	屬何工學團	備註
	總計	菜及其他	豆	稻	棉	總計	菜及其他	豆	稻	棉	總計	菜及其他	豆	稻	棉							
三〇九、九	六二六、五	三三三、四	一六六、七	五〇〇、一	六六六、八	二〇〇、四	一七九、八	一七九、八	一七九、八	一七九、八	二〇〇、六	一六六、五	一六六、五	一六六、五	一六六、五	一七	棉	二六五、五	七	工學團		
五	五	一〇	〇、五	一、五	二	六	一〇	一	一	一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菜	六二六、五	五	工學團		
			工學團	蕭場			工學團	蕭場			工學團	沈家樓	幼兒園									

(限 爲 屬 縣 山 寶)

鄉		湖 楊			鄉		角	
總計	豆及其他	稻	棉	蔬 菜	總計	豆	稻	
二九七、	五五、四	二九七、七	五五、四	一四八、五	10萬、	10萬、	10萬、	
二〇	二	一	二	五	10	一	一	
	工學團		趙涇巷				幼兒團	

我們更知道，棉地雖爲大多數，但需要水的殷切，是以稻爲最。豆子因天旱太久，已呈枯凋的現象。棉的救濟較難，因爲有的地基過高，水不容易屏上去，就是有了水在田中，也不能過於滲透泥土，水過多，反而損害棉花，水過淺，棉畦上得不着水，但是需要水，是迫切着萬分。如何能解決這些問題呢？用機器來抽水，用機器來解決這些困難！

#### 四 大的抽水機不能到本鄉來

縣政局租借的機器來了，全縣三十萬畝的田地，租了多  
少部抽水機來救濟旱災呢？十四部，分配給全縣五區，大場  
區得了三部抽水機。

這是一部十二匹馬力引擎，八吋徑口進水，七吋徑口出

水。田地因爲過分乾燥，每天十二小時的抽水量，祇能救濟五十畝。十四部抽水機每天能救濟七百畝，和三十萬畝的全縣土地比，是太不夠了。同時這部機器是裝在船上，祇能在大的河浜中行走，有小的河浜的鄉村，是被擯棄了。

工學團所在地的五鄉，是沒有大的河道，這抽水機是沒有法子可進來。救災，救災，幾日來的奔波忙碌，原是一場空。

#### 五 自購抽水機

當然，不能因爲現實的困難，而阻礙這救災運動。

我們爲着指導，計劃便利起見，組織一救濟旱災委員會，這是由五個工學團和聯合辦事處的輔導員組織成的，目的在協助農友救災。委員五人，幼兒團和辦事處因地域相同，合推一人，其餘工學團每團一人。委員是：

紅廟工學團 樓南高

趙涇巷工學團 胡守仁

蕭場工學團 張新夫

沈家樓工學團 尹孔敏

幼兒團和辦事處 馬侶賢

我們更在大場區公所救災運動第三次會議席上，提出租借小的抽水機，救濟大的抽水機所不能到的鄉村的提案。這

議案是通過了，區公所負責租借小抽水機，機油由區公所撥給，機匠由農人自雇，山海工學團協助進行。

一天兩天的過去了！

教災如救火！

小的引擎，區公所還是沒處可以租得來。農人們心內是萬分的焦急，怎麼辦呢？

棉花工學團是久有成議，自購小引擎一部，軋棉花，放電影用。於是決定先購一部引擎來，現在是作教災如星火的旱災用，日後留在棉花工學團用。一方面再設法第二部第三部……下鄉。

## 六 抽水機下鄉

第一部抽水機下鄉了。

這是一部三匹馬力的引擎。連同抽水機，需款四百四十元正。每分鐘抽水量是二四〇加侖。一天一夜不停息，可以抽水四十畝。這筆款現暫由別處挪借墊出，等日後分期抽還。

農人們聽說機器來了，大家都聚集到辦事處來，一度的集議。

一 先救蕭場工學團所在地的庵河鄉李朱鄉之稻田一百餘畝，限期三天。

二 次救沈家樓之稻田和養魚工學團的池塘。

三 再進行抽水機下鄉，救濟其他鄉村。

四 農友，工學團輔導員，儘量跟機匠學開機，等到學會開時，自己開。一方面可免掉請機匠來的工資，同時也得着開機的本領。

## 七、三星期來的工作

一星期後，張公權先生又捐來一部抽水機，連棉花工學團的一部，有兩部了。一部放在沈家樓蕭場兩處工學團所在地的村莊用，另一部放在紅廟趙涇巷兩處工學團所在地的村莊用。

機匠是先生，從着手初裝機器起，我們就決定有農友輔導員跟他學。一天的功夫，大家都會開了，滿意的笑容，表現在每個人的眉梢間。機匠也拿着他應得的工資回去。

機器隆隆的響着，水從那四吋徑口的出水管嘩啦啦的流出。農人們荷着鋤頭和鐵理溝，使水一順的淌到稻田裏去。心中是泛現着無限的希望和愉快。

突然的機器停工，出毛病了。剛學會開的人，以為這是機會難得，給我們曉得機器的內部構造，但仔細的檢查，不知病源之所在。當然，機器是不能容許着半天停。又去請機匠老師來。我們借着這個機會又學了一次。二星期來，出了

四次毛病，請了四次機匠來，也就是給我們有四次學習機會。化去的工資，相當於出的學費。現在不但可以開，簡單的小毛病，也可以修理了。開得最好的有尹子柯樓南高兩輔導員，農友沈阿大等三人。也出了三次危險，農友湯全生開機器時不小心，衣服捲進機器中，險些人的手臂也捲進去；南高的腿打破了三寸口子，出血不止，今天還臥床難起；孟家閣的老農打去門齒一個。

從七月十一號機器下鄉起，到現在止，計有三星期了。中間下了兩次雨，停了幾天未開。抽好的稻田豆地和池浜，統計如下：

村名	抽的什麼地	多少畝數	費了多少時	備註
李家宅	稻田	一一六	四日四夜	地太乾引擎壞了些時
沈家樓	稻田	五五	一天一夜	
沈家樓	池浜	三個	兩天兩夜	有養魚工學團共
柏家頭	稻田	三八	一天一夜	地太乾
石閣坎	池浜	二個	一天一夜	澆菜用
唐家橋	豆地	二二	一天一夜	引擎修理些時
念八團	池浜	二個	三天	
孟家閣	池浜	二個	已三天	正抽着
總計	池浜	九個	九天五夜	
	稻田	二〇九	六天六夜	
	豆地	二二	一天一夜	

## 八 尾聲

幾場的雨，旱災似乎減輕一些。但池浜需要灌水養魚和便於灌溉菜蔬，稻田還需要兩三次戽水，引擎之利用，總還要四十天作抽水用。我們正計劃如何作進一步的利用，棉工學團團員們已經計議着了。組織合作社，把團員們收入的棉花利用引擎共同軋花，共同生產，這是日後的事。這裏且告一段落罷。

## 我司抽水機

樓·難·高·

(一)  
是個傍晚。

整天工作疲倦了，坐在古廟前的白果樹蔭底下，且乘涼且靜聽樹梢頭鳴蟬的清唱，那聲音，多麼高雅而悽慘啊！牠似乎在呼喚着旱災的嚴重。

同工黃志和，笑咪咪地從山海工學團來。這位朋友，老是在這炎熱的時候，還穿着一件老布大衫；走起路來，那前後襟像旗子似地，被風吹得飄揚着。

他對我一笑，笑得他本已很大的嘴更加闊大了，從袋裏撈出一張紙條，左手搖葵扇，右手交給我。

照這張山海聯合辦事處底通啓條，我明天是要在九點鐘

以前按時到蕭場工學團學司抽水機的了。陶先生新籌劃買來的機到了。

是的，任何工作的忙碌來困縛我，也須去的。三天前星期日的討論會（我們散居工作的同工總集合的一次會）裏，我被推為救濟旱災委員會五委員之一，凡委員都須學會司機的。加之，我素來是一個喜歡握鋤頭拿斧尺的人。這一次是最實際的勞動機會到了。

（二）

過了一夜，急忙地做了早晨應做的事，就到了聯合辦事處，預定從這裏再轉到蕭場工學團。恰巧碰見同工沈廣鑫，他也去學司機的。

當我們再由蕭場轉到一個離那裏有一里路的田野時，遙遙看見一架腦海中似乎已很熟識的機器仆臥着。

我們對準牠爲目的跑去，跑得很快。

一條河阻隔了我們的前途，河底那岸便是機器和許多人頭。討厭，繞這河浜經上流的橋到對岸，非費時十餘分鐘不可。於是脫鞋，捲起褲管；在「啊喲，深來」的呼聲中，我們渡涉過了小浜。

有一位機師在司着機，我們上了岸的時候，機不知因了怎樣一來忽而停止了轉動。

真有趣。我們和機師講了幾句請他「指教」的客氣話，他就教我們一些司機的應注意點及怎樣開撥機關。

這機器很簡單，愚笨透頂的我，也只費了幾分鐘的靜聽，經一度的試開即成功。

慢來，事實恐不像這樣容易的。

果然，到了十二時後，機忽然停了，機師就將這命題難住了所有的人。

他很仔細地告訴我們是煙煤充塞了出煙管，又很清晰地拆開機的各個機關來詳細的教導我們。

我想鑽進前面去，以便更明晰地看個清楚。然而××的手臂插在腰間，似有意地橫格着。「那麼，讓他們先多懂得一些也好」，我想，「只要不做守知奴就是了」。

我畢竟在他們看厭了之後，也明瞭一個大概了。

我們的頭腦都冷靜下來。機在轉動。

關於抽水機的事，同農友們攀談起來。大家都坐在機傍的一個牛水車的涼棚裏。

他們又談起天若繼續地晴，米價繼續地高漲，照這樣的情勢下去，今年的稻禾縱使能豐熟，只是吃，就無法渡到黃熟的時候了。

後來，一位小朋友來結束了我們底話柄：

「爸爸！這個打水機，孟家木橋學堂（農友們大多以此名山海工學團。——）裏拿回去之後，我們還有機器可以打水嗎？」

這無意地詢問，不止使這小朋友的爸爸，連其餘的農友及我們的同工都被一言難住了。

「這架機器，雖日夜代替着農友的脚力，然總不能說牠是屬於農友的罷。」這樣的意識，在我的腦海裏很起勁地鑽穿着。

涼棚底左角，坐着一個着藍制服的青年，好像是個工人，我不認識他，他很輕鬆地說：

「是啦。所以，你們應該想法啦！沒有山海工學團的機器，你們也要有自己的機器來抽水才好。并且，要使子孫們，也要弄到機器來使用。」他頓停了一下，又說：「不要一時得到人家的幫助，就快活得忘記了一切呢！得想想：明年的這時，脚底的皮忍仍要受苦啊，假如這架機器運走了」。

我低下頭。

不遠的田塍上，飄着一面黃色三角旗，上面橫寫着「太上天皇」四字，傍邊再直書着「祈求甘雨」的求雨旗。

靠這旗上，可推測農民保有種種人格。他們現在歡躍在

機傍，晚上也許會做夢：太上天皇怎樣拿着一柄仙帚，指使雨神下雨呢。

(三)

回來了！

一半被「殺殺」的枯黃豆葉聲所驚使，一半是自己覺得抽水機的興趣，鑽到農民隊伍裏去，調查紅廟的施教區域內，需水的程度怎樣？要抽水的田畝多少？要抽幾天？

走到唐家橋村的西梢，一位老太太趕進屋裏，搬出一條板凳給我坐。

她和另外的幾個人繼續談話。——我恭聽：

「三三月裏大場的迎孫中山就迎錯了，可不是？孀母。」

「是啦，佛心如人心。」凡人「只迎了孫中山，不照老底子加迎張老相公，張老相公自然要生氣，不放一些兩點來了。」老太太發表議論，「現在是孫中山和張老相公在關法了，大家都說。」

「唔，民國世界，鬧到什麼時候才會止呢？」

我解釋那是新生活運動的提燈會，和現在的災旱無關，他們老是不信。馬上離開了那里，橫豎這些婆婆經，不是切實在想法從河中抽水到田裏的人。

改道到小張家宅。下午一時半火熱的太陽照晒在頭頂。

前面走來了兩個農友，遠遠地叫起我來，他們是老齊家宅人。後來，他們敘述怎樣地需要抽水機，豆葉都被晒枯死了。這些區域，上海流下來的污水，斷送了種稻的收入，現在全是豆和蔬菜。他們每天整上午又要往上海賣菜，人力來車水的時間很少；車上來一些水，也經不起炎烈厲害的陽光。

「這些農友，才是在迫切地需要着抽水機。」

現在機是有了，第二個來的問題是所需的燃料——油了。據前日報載，可從彭浦上海特別市辦事處領取。那末，應該往那里走一遭才行。

這些事，是農民自身底事，須要推動他們自己來幹。於是我們逕到小張家宅，那裏早已希望抽水機去。那裏推出張根寶和張阿大兩個去接洽油的代表。再回到老齊家宅。

小朋友徐金根，不知從什麼地方拿出一個紅色的玻璃盃，用褐色的茶糖蘸了裏外的灰塵，倒進了茶放在我底前面桌上。

他們那裏難於派代表。於是，「你去好了，你要車水，我替你去車。你講話好些。」一個中年農友對一個年青的說。

「那麼，讓金寶和徐長松去。」

我們一共五個人到彭浦交涉個好，油可以得到了。繼起的手續，是要做個農民代表署名的呈文。

(四)

十八日下午四時，召集了一個農民代表會議。代表計唐家橋四個，老齊家宅和小張家宅也是四個，聯合辦事處馬侶賢先生也來參加，還有許多傍聽的農友，紅廟前面的場地上，很是熙熙攘攘了。

農友們都報告出各村需要打幾天水。

只是馬先生的報告，使他們很捉摸不住。蕭場的稻田，沈家樓的棉地，需抽水的時間超過了預算。機什麼時候到這邊不能斷定。不過也許今天又有一架新機到，那今晚就可動手了。

大家決定，機若來了，先到唐家橋。

第二架機果然當晚到了。

唐家橋全村農民，「伊唷」「杭唷」的勞動歡呼的敦請，機器之神終於降在古廟底西首了。

月夜裏，馬侶賢先生爲了這架新來的零星機件，要請上海機師來裝置。

我大膽地答應我裝。

裝置，到底是一回較難的事，然細心的做去，是會裝配

起來的。反是最粗重的進水管，因牠太簡單了，事前未曾注意過牠，一個成直角形的彎管子，不知裝在什麼地方。後來靠同工尹子柯先生底指教，才安置好。

可是，這架機器，帶來了先天病，調速機不能按引擎的抽動而撥動，牠的轉動好像害着神經病似的，無規律的一快一慢。

這樣開了一天一夜多，機終於停止了。請了幾位同工來修理，雖能開動，但引燃料 油的門仍不能關。

於是只得又到上海請來一個機師，問他調速機為什麼不會動，他說能弄好。可是到他不能修理牠的時候，却說牠動固好，不動也不妨事。這使我很不滿，因為機上是不能少一個螺旋的，怎麼可使一個調速機無關於事呢？

我負了責任心，將這事告於聯合辦事處方與嚴先生，可是那位機師却先發制人，說我跟他為難。他又不是工程師，為啥會跟他為難呢。

(五)

甘雨來臨了。雷電風雨相雜地來臨，我快活得從座位上走到檐下，又回到座位，又到檐下：

農友阿三，從田野裏逃到我們這古廟來躲雨，他雖被雨打得一身淋淋的是水，但還很欣歡地和守廟老太攀談關於雨

的話。

雨雖下得不久，但和緩了農友對抽水的迫切。只是乾涸的池浜，短期間的雨，他們也了解到必不能滿的。念八圖村，農友們屢次派了代表來要求去抽水注入浜裏，但都跟我沒有見面。

後來見面了，我叫他們組織一個抽水救魚會——那將快要乾涸的浜裏，原來養着魚。這是在唐家橋得到的一個很大的教訓：事前雖有適當的組織，但關於抽水的工作沒有分配，致機開動時，找不到人來幫助做應做的事，只聽見人們喊喚的噪聲。——組織工作不夠，任何事也不能好好地完成的。

這事教訓了我成績很好，在念八圖，農友們各做各的事；最奇怪的，那裏聽不到人聲，只是機的轉動聲，代替了唐家橋時的喧嚷。

後來，又依預定計劃搬移到念八圖隣村陳家宅。那裏教會了一個司機徒弟，名叫陳全生，他對我很友好。

廿七日夜四時，皮帶打了我。整夜的耐勞辛苦，臉上儘現着睡態，機器忽放出將停的預兆聲，我趕過去撥弄機關，一不當心，踏在機傍不平的土阜上，一交跌在皮帶急轉的區域，因而我的左腿左側，被弄出一隻三寸長七八分闊的大口



來，流了許多血！

流血！增加了我的勇氣！

流血！是工作的代價。

一九三四，八。一於紅廟

## 月夜開機

張一濤

太陽落山時候，孟家閣村上兩個農民代表姚于勤劉漢生急急忙跑到趙涇巷工學團來請我們去開機。並且說：「抽水機已經由八圖去扛來了！」

這時，我們正在吃晚飯，方與嚴先生便對兩個代表說：

「對不起，請你坐一坐。我們吃好晚飯馬上就去！」

兩個農民的代表，笑開了臉，姚于勤很誠懇的說：「請幾位先生到我們那邊去便夜飯。」

「不客氣，你坐幾分鐘就吃完了。」我們這樣的回答。

「那幾位去？」方先生徵求着我們的同意。

「我去！」沈廣鑫很天真的舉了一舉握着飯筷的右手。

「我也去！」接着，方懷毅也自告奮勇起來。

「我也去！」「我也去！」朱似馨程德懋搶着說。

最後，我用了俏皮的話說：

「方先生！要不要我去？」

接着是方與嚴先生的回答：

「去！要你去！大家去。」

結果，因為朱似馨身體不好，程德懋精神疲勞，戴繼唐今天輪到燒飯要洗滌碗筷，便留在團裏。我，廣鑫，懷毅和與嚴先生便跟着兩個農民的代表向孟家閣快快開步走。

夜慢慢地暗下來，農友們都坐在門前吃晚飯乘涼，他們乘涼時候談話的中心，大都是關於天旱。甚麼吃水啦，甚麼淘米水啦，甚麼井太淺快沒有水啦，甚麼毛荳莢裏都是一條一條的小蟲，上海人不要買啦，甚麼天再不下雨，人就要餓死啦，甚麼年成一荒歉，鄉下就要不太平啦……這些，這些都是他們閒談的資料。我們從一家一家門口人堆裏行過的時候，就聽到了上面一樣的談話。這許多的談話聲，催促着我加緊脚步，逼迫着我們日夜工作。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走得越快，談得越起勁。好像談話的句子，是把脚步做着節拍一樣。

農民代表劉漢生的話頭，忽然轉到孟家閣的需要抽水的問題上去了，他說：

「……你看：田裏乾極了，棉花乾得長不長，河底乾得向着天，稻葉乾得辣焦黃，種田百姓今天望雨，明天望雨，望了幾個月下來，不但望不到一滴雨點，反而望得太陽更加

熱了。城裏人有西瓜吃，汽水喝，自來水喝，鄉下人呢？別說西瓜，汽水，自來水，連一口的西北風和泥漿水也找不到了。

「本來，我們孟家閣上有兩口井，在半個月前，還有一點水吃吃，這兩天連井底都裂縫了！我們全村五十七個人家的吃水，都是到一里多遠的北大河去挑的。『有什麼辦法呢？路再遠些也要去挑回家來吃啊！』這兩句話，是我們孟家閣的人挑水時候說的話。究竟路太遠，水又不清，總得想一個妥善辦法，所以在昨天晚上我們開會討論了。」

「討論下來，我們認為開鑿自流井，是沒有這一筆大款子，只好另想別法；念佛求雨吧，更不行，只有熱昏了的人才會如此瞎起勁。討論了半天，才這樣的議決：

『請趙涇巷工學團代表孟家閣全村大人小孩向山海工學團商量，借抽水機一部。並推定劉漢生姚于勤為全村代表，儘明日辦到。』恰巧山海工學團在念八圖裏的抽水機打好了，我們就把牠扛得來了。紅廟的樓先生因為脚痛開機打破不能夠來，所以來請諸位先生的。」

「用不到請，我們應該幫忙的！這是你們的事，也是我們的事。」我們隊伍裏有一個這樣的說着。

孟家閣到了。

先在胡老大的茶店裏喝茶，農民就把甚麼瓜子啦，甚麼甜瓜啦，拿了許多來。我們愉快的吃了一陣。這時有一個農民發着總動員令：

「喂！開機的先生來了，我們大家動手去開水漕裝機器啊！」

於是，拿鋤頭的拿着鋤頭，抬水管的抬着水管，捧電箱的捧着電箱，扛車油的扛着車油，開水漕的開着水漕，裝機器的裝着機器，一個個都如生龍活虎一樣起勁。鋤頭，鐵耙，在農民的手裏很輕快的一上一下，一會兒，抽水機裝好了，一里路長的水漕也開好了。

個個忙得黃汗直流，褲子布衫濕得和浸了水一樣。在這個隊伍裏，認不出誰是先生，誰是農民，誰是機匠，因為先生變了機匠，農民變了先生，先生又變了農民，農民又變了先生。

忽然三四個孩子拍手大喊道：

「月亮起來了！月亮起來了！」

大家望東一瞧，月亮已掛在東首紅廟的屋脊上了。

廣鑫懷激唱着鋤頭歌預備開機，我和與嚴先生和着歌調撥動皮帶，農民個個快樂談笑，機門一開，「劈拍劈拍……」的響起來，同時，滿管子水跟着響聲從北大河抽到水漕

裏，流到環繞着孟家閣的護村河浜裏去。

「或或或……」的水放得多急啊！

開了機，我們和農民在月下的空地上，談着心。廣鑫立刻收到了幾十個學開抽水機的學生，在抽水機旁就上起課來，這一夜，廣鑫的成績是有效力的吧。

勞苦的農夫農婦和我們剛剛認識的小孩子，說着許多的感謝話，我的血沸騰起來，我的淚直滾下來，因為他們的話，太感動人了啊！

「劈拍劈拍」的機聲，充滿在月夜的空氣裏。

二三，七，二九。於趙澤巷小學園

### 自從開工以來(三)

戴自俺

——鄉村幼兒團降世紀之四——

(七)

「孩子們是頂喜歡吃的。」

「不管什麼東西，只要到了他們（兒童）的手裏，總是要往嘴巴裏送的。」

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話，一般的母親是常常說着，普通的成人社會是承認着，我們——所謂幼兒的忠實的看護者，陪伴者，有時，也不免被它蒙混。實在，孩子們所遭受的冤屈，有誰知道呢？

桂馨，我前兩次曾提到的不滿三歲的孩子，一天的下午，不知爲了什麼，他哭起來了。志和抱了他向幼兒寢室裏走來，要我想辦法來制止他的啼哭。但還沒有走到我的身前的時候，忽然，書架上的一包餅干被他看見了，他便伸手指示要向那裏前進。志和看了，便笑了起來說道：「哦，哦，哦，要吃餅干！」我正擔心着這樣以食物來制止兒童的啼哭之不合理要想法制止時，但志和已把他領到書架面前，來不及了，我是感到很大的不安。我覺得，我們這樣對待兒童，從某一方面說來，與一味溺愛的慈母，毫無知識的奶媽，有什麼兩樣呢？

然而，事情是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了：桂馨走到那裏，他並不拿餅干，餅干旁邊有着一盒粉筆，他却拿粉筆；拿了粉筆，他拖着我的手，要出去。這時，他的小眼角雖然還滿含着兩珠清淚，但啼哭是早停止了。我依照他所指示的方向前行，最後，他把我拖到兒童生活計畫室的小黑板面前坐下，他開始在黑板上塗鴉。

黑板是太高，志和幫助把他抱了起來，他是很得意的塗着。塗時，先是用左手，由右至左的橫畫，他不會講話，我無從知道他畫的究竟是什麼。停了一會，我是不能把我們的成見去掉，要他用右手畫，這一次，他還是左右橫畫，并且

越畫越起勁；畫了，把小臉掉了過來，對我發出一種「唔唔唔」的聲音，似乎要我欣賞他的藝術的創造，瞭解他的創造的成功的樣子。我，志和，是看得出神了！從我們的笑面上，從我們的眼光中，我們給他以鼓勵，稱羨，他更左右手都揮動起來，揮了多時，停止後，又對我們作一種「唔唔唔」的招示，在他的小面龐上，呈現出了一種勝利的微笑。雖然，他的勝利的微笑所含之真義，我們還是無法知道的。

他向我們望望，從我們這裏帶回一種「滿足」後，他又繼續揮動起來，仍是左右橫畫。我想，我能給他一點影響嗎？爲什麼沒有上下的動作呢？於是，我拿了一隻粉筆，在他所畫的一旁，從上至下的畫了一條直線，馬上，他便放下了左右的動作，跟我一樣由上而下的畫了起來。一次，兩次，三次，都如是畫下去。畫了之後，同樣的向我們發出「唔唔唔」的聲音，顯示一種要求瞭解他的創作的樣子。我是高興，我是驚奇；孩子的創造我們是不容易理解，我們的動作是會給予孩子們很大的影響的。同時，我更感到，在平時，我們許許多多所謂有目的或無目的動作，不知孩子們是怎樣在那裏學習着的。罪過吧！我們這些漫不經心的成人。

我還想更進一層來研究桂馨還要畫些什麼？假若我再參

加意見的時候，他能接受多少？或是一點不接受？這樣決定了，待他畫完一圖而完全揩去以後，我便畫一個「十」字來試驗，看看他是否同樣的畫？我的問題是從事實中來給我解答了：我把「十」字畫上黑板後，他並不照着我的畫，反之，他却很用力地往我所寫的「十」字上面去塗。塗，塗，塗，一直塗得把那個「十」字看不見一點蹤影他才停止。塗好後，「唔唔唔」的聲音又向我們發出了。他的「唔唔唔」，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還是同最初一樣來推測：也許就是他的成功的招示吧！

僅僅這一次，不能夠證明他不接受我的意見，還得再繼續試驗。因之，把他剛剛塗好的揩去以後，我又照樣地寫上一個「十」字，看他怎麼辦？他的小嘴鼓着，全部的精神似乎都集中在對付這一件事上，他用力地照樣的在我所寫的「十」字上亂塗，又同樣的塗到那「十」字的蹤影一點兒也看不見時才停止。如是的又試了一次，他的塗法是相同。同時，在這最後兩次塗成後，他不會發出「唔唔唔」的聲音，也不像我們表露出微笑的神情，只是張着了一副很明銳的小眼睛向我們看看，就算了。

桂馨要把我寫的「十」字塗去是什麼意思呢？

第二，三次塗成後不作「唔唔唔」之聲向我們有一種成

功（或是勝利）的招示又是什麼意思呢？

「兒童不是成人，」「孩子們有他們自己的社會，」也許可以作一解釋。

「個人自由意志能有充分地發展，才能有驚人的創造與發明。你不懂得我們（孩子們）的創造，便無須你懂得。」第二，三次塗成後之招示不同，這當不能不是最大的原因。

「十」字在桂馨的目光中是有礙於他的創造的，這是無庸再說了。至此，我又在黑板上畫上一個圓圈「○」，我的意思仍是要試驗他對於別人所給予他的意見究能發生多大影響？圓圈畫成後，他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示，只一味的呆望着。呆望一會後，他開始工作了。他的工作是什麼？又是在我所畫的圓圈上面來亂塗，一直塗到那圓圈的本來面目已完全失去他才停止。同時，在這圓圈塗完後，他又另外在一塊地方自己畫了起來，是從上而下的畫了許多擠成一堆的直線，畫時，他沒有像塗圓圈時那樣用力，也沒有那樣的來得急促，畫成後，他的微笑便呈現於我們的眼前，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就是說了，又無從知道他是聽懂聽不懂？我是很誠懇地給他一個欣羨時慶祝的表示，他從我的表示裏似乎得到很大的慰安。他笑了。

他的興趣忽然轉變了。

異想天開的，忽然，他拿了粉筆，他不畫了，他把那一隻一隻長長短短的粉筆要往黑板上堆架起來，可是，他不會想到在那斜立着而又光滑的黑板上粉筆是要落下的，他一連送過了幾隻，一連便掉了幾隻下來，他急了。馬上，他便把目光轉來針對着我，好似要我為他想辦法的樣子。我裝着不知他對於我有什麼要求，我只朝着黑板凝視。他更急了。一種「隱隱」之聲出現了，但我還是裝着沒有聽見，我要再試驗一下，看他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來找我。

他還有辦法：他用一雙小眼睛針對着我沒有反響，他便作「隱隱」之聲來要求，這要求又不成功，於是，他便撲到我的身前來，拉住了我的右手，要我把右手送到黑板面前去，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幫助他想法把這粉筆能夠堆積起來，以完成他的試驗或創造。黑板的另一端是有一個儲蓄粉筆灰的溝巢的，這一來，我便把黑板倒過來（原是把有溝巢的一端掛在架上的），溝巢在下，粉筆落下，不致掉在地上。他是很得意的來堆積他的粉筆，把所有大大小小的粉筆都堆在一起，堆好後，他一個人「唔唔唔」的笑。

他望着我笑時，我也笑。

他對我「唔唔唔」的招示時，我是很高興而很欣羨地連着點頭，并連續地發出「哦！啊！……」的讚聲。

這樣連續玩了幾次後，一次，我在他堆好以後，又幫他加上半隻粉筆，在我們成人的眼光看去，以為加了那半隻粉筆，很像一件東西。但他不要。他認識得非常清楚的，在我加上之後，他便很快的拿了下來，並且很用力的往地下擲去！他擲下後，我不作什麼表示。他回頭來看看他的作品——堆積着的一堆粉筆，他笑。「唔唔唔」的仰着頭大笑。在這樣的情形下來做了這許多事，時間已是遷延到一個鐘頭以上了，我們乘着他的大笑時的怡悅之情，便把這活動停下來。

總結起來：

1. 「孩子們是頂喜歡吃的，」只有被傳統習慣薰染最深的人才能被它蒙混。「酒囊飯袋，」我們只有在成人中發現得最多。
2. 「運用幼兒的生活實施幼兒的教育，」這個原則是對的。但要能運用幼兒的生活，必得先瞭解幼兒的生活，要瞭解幼兒的生活，必得實際走進幼兒的隊伍中來觀察，來下工夫才能有真正的路線可以探尋。
3. 幼兒開始塗鴉的時候，為什麼只有從左而右的動作，沒有自上而下的動作？有了，為什麼左右動作多於上下動作？再有，為什麼不能畫圓圈？這與幼兒的腕力之運用

有着什麼關係嗎？

4. 在我們（幼兒當然也在內）的全都生活中，我們可以在兩個大的幹線之下來組織（或可說是處理）：一是科學，一是藝術。科學是創造，藝術是享受。孩子們生而就是科學家，也就是藝術家；他們有他們的創造，他們也懂得來享受他們的創造。然而，成人們往往會把他們從那動的創造的真實的世界裏拖入那平靜的日就衰亡的「無知之谷」中。因而，不管是在東方，在西方，——就是在這大地之上，我們還不曾發現一個真實而赤誠的「兒童之國。」
5. 「這裏的教師只是兒童的一個看護輔導者及兒童自願從事工作的幫助人。兒童要做什麼，教師便輔導他們做什麼。兒童能做什麼，教師便輔導他們做什麼。兒童所需要的便由教師輔導他們去追求。」不能抱着這個態度來與孩子們共同經營生活的，休想在建築人類文化的基礎史上寫下那光榮的一頁一頁。

## 團長教學做

吳錦璋

在生活教育的領域裏，所有一件一件事，都是要從實際方面去做的。所謂「在做上教，」「在做上學，」「會的

教人，」「不會的跟人學」等，「教學做合一」的主要意思，就是要在「必有事焉」的上面去下工夫的。在這裏，無論大事小事，難事易事，都是這樣的去幹的，結果，每每給我們得到了不少的實際的教訓。

一月前，一次，在我們幼兒團的輔導會議裏，戴先生——本團的總主持人——忽然提議團長教學做這個機會，不可老是給他一人去享受。學做團長是要在做團長上學的，應當給大家輪流試做。進一步，還要交給小團員們輪流試做。結果這個議案經大家通過了。於是，我們每一個同工，便先後的來分任了這團長教學做。

最初幾次，我因有事他行，就把自己的機會放棄了。這次輪流到我做團長，是最末一次了。以前，當我看着我們團裏的同工做團長的時候，我是生出了一種好奇心，羨慕心，恐懼心，以為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繁雜的事情；同時又是一種很安慰的事情。所以我是很急切的等候着，期望着，期望這做團長的機會快快來到。

在這一星期，團長果然輪流到我的頭上來了。最初，我心裏是躍躍欲試，好像「久旱得了甘雨一樣，」我心裏是快樂極了！直到要籌劃一切工作的時候，我才生出了幾分害怕的心理來：怎樣計劃本週生活？怎樣去和同工們分配工作？

那些事在這星期內是我們應當做的？那些事是不必須的？；我的腦筋裏是有如怒濤之洶湧，震盪得使我不安。但我總覺得，這是不必害怕的，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在做上學。好吧！鼓起勇氣，開始我的團長工作吧。經過一次仔細的籌劃之後，我就擬了一個簡單的計劃，算是我本週的工作大綱。

#### 錦璋團長教學做計劃大綱

##### (一) 和各同工合作的事：

1. 洗晒收檢幼兒被褥
2. 整理兒童生活計劃室
3. 整理兒童圖書館
4. 舉行戶口調查
5. 參加救濟旱災運動
6. 調查幼兒竹床的借戶
7. 出發探訪幼兒暑期生活
8. 整理上月份的報
9. 舉行幼兒團物品登記

##### (二) 個人負責的事：

1. 招集全體同工計劃工作
2. 調查幼兒團生活日記
3. 寫幼兒團大事記及生活日記
4. 參加小團員的集團活動

根據了上面的計劃大綱，把所要做的的工作，又厘定了一個本週生活大綱表。——本表暑期裏的生活，是和平常不同，因氣候的關係，所以在兩星期前，已改換了上午工作，下午休息，所以本表所定只有上午的工作。原表如次：

山海鄉村幼兒團暑期第三週生活大綱

星期	參加活動人員	
	全體兒童及輔導員	全體或一部份輔導員
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朝會</li> <li>參觀抽水機</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整理幼兒被褥</li> <li>整理幼兒生活計劃室</li> <li>整理兒童圖書館</li> <li>幼稚教育</li> </ol>
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社會（舉行飲水戶口調查）</li> <li>國語</li> <li>整潔</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洗晒幼兒被褥</li> <li>舉行飲水戶口調查</li> <li>參加救災運動</li> <li>●團長教學做</li> </ol>
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朝會</li> <li>國語</li> <li>唱歌</li> <li>整潔</li> <li>開始檯球練習</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調查幼兒竹床的借戶</li> <li>開始探訪幼兒家庭</li> <li>★兒童文學</li> </ol>
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朝會</li> <li>國語</li> <li>用數</li> <li>整潔</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舉行物品登記</li> <li>★樂歌</li> </ol>
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朝會</li> <li>國語</li> <li>圖畫</li> <li>整潔</li> <li>舉行檯球比賽</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整理報紙</li> <li>★國語</li> </ol>
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農事</li> <li>生活週會</li> <li>大掃除</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週會</li> <li>大掃除</li> <li>舉行輔導會議</li> </ol>
備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本週活動以救濟旱災運動為中心</li> <li>有★者為暑期講習工作</li> <li>有●者為例行系統談話</li> </ol>	



# 抽水機下鄉



久不落雨，田禾多現枯焦之像。



顧問張新夫和農友商談救濟旱災。



抽水機下鄉，機師周先生同來指導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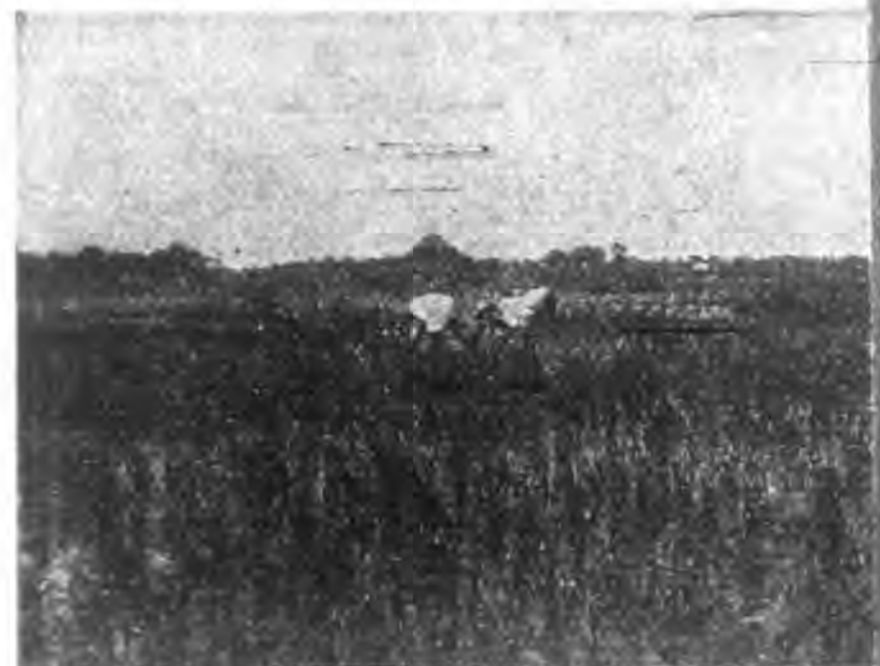


農友沈阿大顧問伊孔敏馬侶賢學開抽水機。



幼兒團輔導員與小團員參觀抽水機。戴自俺先生和小團員講解抽水機之構造。

馬侶賢  
戴自俺  
攝



田禾抽水已足，農人忙在田中拔草。

以下是我開始工作以後的生活日記，凡是我們做過了的，或者有感觸的，有興趣的，這裏，我都照實地記載下來。

## (一)

七月十六日星期一

這是第一天，在生活大綱表裏是厘定了要出發參觀抽水機。所以在朝會的時候，我們就把抽水機的情形，及對農人的利益講了一遍，就向小朋友解釋今天要到沈家樓去參觀。在小朋友們的世界裏，好奇，好動，是一種普遍的情形。如是要去參觀抽水機的議案，大家是極表贊成的通過了。因此，我們很快的結束朝會以後，就排隊出發了。

離此約二里的沈家樓，在二十分鐘的時光裏，我們就趕到了。再向前走，到了抽水機的所在地，小朋友們，是欣喜若狂，都爭先恐後地跑到那抽水機的旁邊去看。這時候，農人正在那裏開始上格士林及柴油等，小朋友看得很出神。不久發動機就開始了。溪畔裏的水，由抽水機轉運到這邊的田畔裏來了。那水是轉運得非常的快。如一個小的瀑布激流出來，水勢頗大。小朋友們都奇異地叫着：

「這架機子開水真好呀！比較我們家裏的水車，要快交

關呀！」

這時小朋友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這架抽水機上去了。於是，戴先生乘小朋友極高的興趣，又對他們解釋了一遍。（參看本期生活教育畫報）更在他們每個小小的腦海裏，刻上一個深刻的印痕。半個鐘頭以後，大家充滿了怡悅，安慰，歡欣，整隊歸來。

## (二)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

洗晒並收檢幼兒的被褥，及整理兒童生活計畫室，整理兒童圖書館，根據昨天的決議，負責人為：

一、洗晒並收檢幼兒被褥——全體總動員（事後由自庵

銘閣慧中，負責收檢）

二、整理兒童生活計畫室——玉貞、吟梅、日新

三、整理兒童圖書館——力平、錦璋

這幾件工作，都是比較繁雜的。尤其是洗滌幼兒的幾十條小被小褥，工作實是浩大。幸得辦事處有了三位同工加入幫助，一個上午，這樣很繁雜的兩件工作，不假手於傭人老媽子，我們也就處理下來了。

近來天氣奇熱，老是不下雨！在農村裏，旱災已成，因此就發生了水的恐慌！一方面田裏的棉花稻子是要乾死了；

一方面人吃的水也發生了問題。前者我們山海工學團救災委員會買了兩架抽水機幫助農人們救濟，後者是要預備開鑿水井，以濟各村飲水的急需。因了要開鑿水井，今天便舉行飲水戶口調查。第一步就是調查附近各村莊人口多少？需要水量若干？在社會課裏，我們與小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全體小朋友們，他們是很明瞭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是有開井的需要的，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把他們自己家庭裏的人口，清清楚楚的報告了出來！有幾個小朋友，還能夠把他的鄰舍人口報告出來呢。但是有大多數的小朋友，年齡都很小，他們是不能個個會報告鄰舍的人口的。結果，我們是另外用一種表格來到各家去調查。

(三)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

在我們的生活大綱裏，預備是要去參加救濟旱災運動的。尤其是這幾天，農友們是很需要我們去幫助。接到救災委員會的通知，每團須派兩人去幫助農人。今天輪到了幼兒團，我們在全體同工的集會裏，是推定了玉貞力平兩位前去的。

本週的生活，完全是以救濟旱災運動為中心的。所以小朋友的各課，也是臨時編制材料來用。今天的國語材料是戴

先生編的。現在將原文抄錄如下：

(一)

太陽像火燒，  
棉花稻子快死掉！  
天再不下雨，  
那來衣穿飯吃飽？

(二)

太陽像火燒，  
黃瓜茄子快死掉，  
天再不下雨，  
日子真難熬！

(三)

太陽像火燒，  
農人心裏已燒焦，  
抽水機來了，  
老老小小都哈哈笑！

(四)

機器那裏來？  
機器是誰有？  
窮苦的農人，

個個就是機器的主人！

(五)

機器那裏來？

機器是誰有？

窮苦的農人，

都是他的好朋友！

(六)

轟隆隆，

轟隆隆，

機器已開工，

田裏有了水

秋天不怕沒有收！

(七)

轟隆隆，

轟隆隆，

機器已開工，

地裏有了水

不怕今年難過冬！

(八)

雷轟轟，

雲兒千萬重。

大雨滑滑下，

農夫樂融融！

(九)

雷轟轟，

呼呼吹大風，

大雨滑滑下，

稻子棉花轉榮榮！

(十)

雷轟轟，

大雨又大風，

暑氣趕跑好過夏，

稻棉豐收好過冬。

這個材料，我們是預定了這個星期之內用的。但是爲了預防天氣變換的緣故，我們不是一次編起來的。後來天果下雨了，所以我們的材料，又隨天氣的改變，而改編起來。



# 行知陶談

## 中國頂大的學校

陶行知

「我要換個學校，馬上就去付學費，領上課證。」

「慢點走。你要進那一個學校？」

「中國第一大學校！」

「中央大學嗎？北京大學嗎？」

「不是。比牠們要大幾百幾千倍咧。」

「這倒難猜了。中國那有這樣大的學校呀？」

「我告訴你吧。這個學校有偉大的組織，久遠的計畫。

人才濟濟，一網打盡；文的有院長，部長，司長，廳長，縣長，科長，科員；武的有軍長，師長，旅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兵士又文武的有警察，有學生軍；富的有行長，廠長，老板，老板娘，少爺，小姐，太太，老爺；窮的有工人，農人，夥計，徒弟，車夫，聽差，老媽子，小娘姨，小孀三，洋服細民，又富又窮的有押掉家產的窮財主和中彩未領款的窮光蛋；老的有七十歲，八十歲的老頭子；小的有七歲八歲的小孩子，又老又少的有六十歲的老少年，十

六歲的小老翁。論資格，博士，碩士，學士，翰林，進士，舉人，秀才，童生，都有。論性別，男人，女人，女男人，男女人俱全。學生則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旁聽生，見習生，試做生，無一不備。教師則大教授，小先生，分工合作。先生在做上教，學生在做上學。大家都是先生，都是同學，都是學生。」

「這倒有點像古廟敲鐘錄裏所描寫的那個古廟學校。」

「對！很像。但有點不同。古廟學校沒有會考；我要進的這個學校是每逢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考。上課證就是會考證。起碼學費是一元。出一塊錢學費就可以上課會考，也可以不上課而會考。有錢的買幾張幾十張上課證就容易考得取，考得高。窮人幾個人湊起來，出一塊錢學費纔有會考資格。會考證每次發出五百萬張。但我們的同學，像老媽子，人力車夫，常是幾個人合領一張公舉代表上課會考。所以同學總數至少是一千萬人，會考的也至少是一千萬人。你看這個學校大不大？」

「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書？給我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教科書，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教學做指導。」

「中藏秘訣！我知道了。你所說的中國第一大學校原來

就是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是不是？給你說破之後，我承認牠委實是個偉大的學校。這個學校的宗旨，依我看來，是有兩條：「迎合發財心理，普及賭博教育。」無論你說的多麼天花亂墜，買發財票，學賭博，我總不能贊成。」

「你能斷定你所進的不是賭博學校嗎？你們也有兩條宗旨：『迎合好名心理，普通升官教育』不是嗎！每年把你爸爸的血汗錢，幾百幾百的化在學校裏，指望著畢業便是畢業，畢業就有官做。偏偏不饒你，官少學生多，使你孤注一擲的血汗錢化為烏有。幸而得個小官，本錢收了回來，再幸而升個大官，利上加利變成一個小富翁。這算你贏了，可是官肥百姓瘦，能算真正的勝利嗎？未贏之前，你必須連輸許多場，偶然贏一局，所得盡是紙錢灰，這叫做必輸之賭。遠不如我在這航空獎券學校裏上課，每月化牠幾毛錢，不幸而輸，何傷皮毛，倘能勝利，一個窮光蛋立刻變為富家翁，還有那公路給入走，飛機給人飛，豈不是一舉數得？這樣贏則獨善其身，輸則兼善天下有何不可？你若贊成，我們再來同學。否則，你進你的升官學校，我進我的發財學校，各走各的路也好。」

## 陶行知爲編輯行知書信啓事

行知近年寫與親友之信，多未留稿。現擬編行知書信一冊，深望親友贊助，將信稿抄一份寄下。如蒙許可，出書時，當照寄來信稿篇數，贈書若干冊，以答厚意。

## 陶行知再度賣藝廣告

- 一 賣字 每張拾元
- 二 賣講 每講二十元（外埠一天來回加倍旅費在內）
- 三 賣文 每篇二十元以小品文兒歌爲限長篇另議

# △△兒童教育研究要籍

大學教育系·師範科·小學校幼稚園教師·均適用

教學做合一討論集	陶知行編	實價二角	低年級算術教學新法	葛承訓編	實價三角
曉莊一歲	楊效春編	三角五分	兒童日用遊戲器具	張雪門譯	實價四角
破曉	李楚材編	實價五角	兒童與教育	馬靜軒編	實價九角
幼稚教育論文集	陳鶴琴等	七角五分	兒童生活指導的理論與實際	金輪海編	實價四角
幼稚教育論文續集	孫銘勳著	四角五分	小學行政新論	胡叔異校	實價四角
曉莊幼稚教育	戴自儉著	實價九角	兒童新教學	朱智賢編	實價四角
曉莊一年計畫	戴自儉著	實價九角	世界各國小學教育概觀	朝日文彥著	一角八分
鄉村教育叢輯	方與嚴編	實價九角	訓育週實施新例	吳承均譯	四角五分
古廟敲鐘錄	趙叔愚著	實價七角	小學教育問題	袁哲編	四角五分
古廟活菩薩	陶知行著	實價五角	兒童文學小論	徐家鑑編	實價二元
兒童故事集	孫銘勳編	實價八角	兒童文學小論參攷書	杜佐周著	實價一元
兒童戲劇集	潘一塵著	一角六分	一個實驗生活教育的學校	周作人著	實價四角
小學自然教學做	潘一塵著	實價二角	兒童節教學做	趙景深編	實價二角
曉莊歌曲集	鄭先文編	實價五角	兒童節紀念冊	梁士杰著	實價四角
鄉村小學教師須知	陸靜山編	一角八分	實際的小學行政	張宗麟校	實價七角
曉莊批判	唐文粹編	實價八角	寄志在小學教育者	孫銘勳編	實價七角
幼稚園組織法	戴自儉編	實價七角	從兒童的隊伍裏來	戴自儉著	實價二角
怎樣做幼稚園教師	張雪門編	實價七角	新教育方法概觀	陳劍恆編	實價六角
齋夫自由談	梁士杰著	實價六角	現代小學健康教育實施法	梁士杰著	實價五角
一個女孩子的心理	張宗麟校	實價六角	兒童自治事業的指導	陶知行校	四角五分
小學各科新教學之實際	不除庭草齋夫	一元	六年單級新實施法	梁士杰著	二角五分
發情期之教育的研究	葛承訓著	實價三角	知行詩歌集	鄭秉德編	實價四角
	劉百川等	實洋九角	兒童的出路	陰景曙編	實價四角
	謝如編	實價四角	曉莊之一頁	陶知行著	實價五角
	黃思校	實價四角	鄉村小學開辦法	嚴鈞著	實價五角
				方與嚴著	實價九角
				陸靜山編	實價五角
				陶知行校	實價五角

鄉村教育實際問題  
 兒童圖書館  
 小學公民訓練實施法  
 性的教育  
 小學各科教學發凡  
 給小學校長的十八封信  
 給青年朋友們的信  
 公民訓練故事教學做第一冊  
 園丁野話  
 新幼稚教育  
 新小學教學法  
 新低級教學法  
 新複式教學法  
 新小學成績考查法  
 新地方教育行政  
 新小學行政

潘一塵編 實價二角  
 陶知行校 陸靜山編 四角四分  
 汪聯煜編 實價三角  
 董任堅著 實價二角  
 葛承訓編 實價三角  
 吳守謙著 趙欲仁校 四角五分  
 方與嚴著 實價九角  
 馮軒編 徐晉校 二角五分  
 俞子夷著 三角五分  
 張雪門著 實價六角  
 俞子夷編 實價九角  
 吳增芬編 實價六角  
 張仲愷編 實價六角  
 梁士杰編 實價七角  
 汪任民編 實價六角  
 吳研因編 吳增芬編 實價九角

兒童日記  
 女孩子的日記  
 玲玲的日記  
 一個小工人的日記  
 我的兒時日記  
 一個鄉村小學生的日記  
 慧兒的日記  
 京市小朋友日記選

張惕羣著 一角四分  
 梁士杰編 實價二角  
 曾今可著 一角四分  
 侶朋著 二角五分  
 章衣萍著 一角四分  
 吳賢岳著 二角五分  
 李梨編 一角八分  
 錢少華編 一角八分

教育部  
 選定 **兒童日記類**

三個苦孩的日記  
 巧玉的日記  
 義華的日記  
 一個小小學生的日記  
 我的日記  
 兒童日記練習冊  
 紀念日的日記

承英著 陶知行校 一角二分  
 曹巧玉著 實價二角  
 左義華著 一角八分  
 勞春華著 二角五分  
 蕭雪校著 實價二角  
 陳子堅校 實價八角  
 胡叔異創 實價八角  
 黃一德著 四角五分

教育部  
 選定 **兒童書信類**

給小朋友的二十一封信  
 兒童實用書信  
 孩子們的書信  
 給女小朋友們的信  
 十二個月的信  
 寄兒童們  
 給小朋友的情書  
 呈小先生  
 我的家信  
 兒童書信  
 兩個小朋友的信  
 小先生的信

方與嚴著 實價二角  
 勞春華著 三角五分  
 陳雪清合編 陳壽朋編 一角二分  
 黃一德著 實價二角  
 徐培仁著 二角五分  
 章衣萍著 實價四角  
 白啓祥著 實價三角  
 黃造著述 實價一角  
 方與嚴著 實價三角  
 尤勁著 實價二角  
 余弘農編 丁農編 一角四分  
 侶朋著 二角五分

上海兒童書局出版



### 歡迎同志投稿啟事

依據生活教育的目光看來，文字只是生活的符號。因此，凡能引導我們參加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文字纔是我們所歡迎的。我們這裏所需要的文字，是必須使我們對於生活可以取得更深刻的了解或更雄厚的參加的力量。凡缺乏這種了解與力量的文字，可以不必送來。我們現在特別歡迎的稿子有下列幾種：

- (一) 科學最前線的新知；
- (二) 世界大勢之解剖；
- (三) 三百六十行生活之素描；
- (四) 小孩生活之素描；
- (五) 生活教育實際問題之討論

- (六) 生活詩歌；
- (七) 生活照片漫畫；
- (八) 生活劇本。

散文每千字酬發表費二元。詩歌發表費依所佔散文地位計算，不依字數計算。照片漫畫每張酬發表費一元。著作權仍歸本人所有

收稿處：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內生活教育社

###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封面	四十元	廿四元	無
裏面	無	十八元	無
正文	二十元	十二元	八元
前後	無	無	無

本表所訂價目，係屬實碼，絕無虛浮。如荷 各界刊登廣告，恕不再折扣。

### 本刊價目表

類別	時間	期數	國內		國外	
			寄費	在內	寄費	在內
零售	半年	一期	八分	在內	八分	在內
預定	全年	廿四期	一元六角	在內	二元六角	在內

注意 半年恕不預定

### 生活教育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八月十六日發行

主編人 方 與 嚴

發行人 張 一 渠

印刷者 兒 童 書 局

發行所 兒 童 書 局

分售處 各地分局及特約所

本刊有著作權不許翻印但教育學術機關定期刊物如欲轉載兒童書局出版的「生活教育」